



09956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祭文

祭凌侍郎夫婦二代文

文淵閣

天津

維太素翁媪葉媿之若鴻得光葆真蘊醇為德必潛

源深流長篤石林公廣心大度易直子良惟陳夫人

惠行淑姿以順承剛詩書之業久而不替其用始昌

厥穴既卅鳳產三焉彩羽煌煌伯巢阿閣造化奪之

弗究其祥仲也歲誕賁于丘園僅若孟皇天篤季君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一

縱之九苞永言翱翔敷歷臬藩遂長三臺以綬四方

帝眷南顧五嶺大憝恣其披猖汝將明威飭率武吏

材官挽疆六道並進覆彼穴巢斷膂披腸驪冠十萬

條忽埽除若烈日霜爰立城郭爰布斥埃爰分土疆

帝嘉厥勞俾領司空留政是綱疇昔之歲若王父父

外內覃慶綸綍自天厲有疋行鬱而未揚季拜稽首

敬宣德音以賁幽藏百里而內守令上豕牛酒相望

世講之契寔篤小子逮我鴈行敢薦蕪辭逝者若生

存者毋忘尚饗

祭胡侍御文

卷之一百五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嗚呼胡君抗疏批鱗以贊國均時稱直臣干星迴辰
歸而食貧練衣芻巾以游隱淪時稱逸民茹蔬采薪
匪名之狗要以成仁萋萋在親藹藹在隣大丘樹惇
林宗人倫集客雖麇定交必掄其愛肫肫其象閭閻
客以爲茵已乃懸鶉客以爲困已釜生塵失無入顰
得不及脣惟酒藏身亦能和神時吸豚醇四侯自春
如琴其檜如箭其筠豹文而埋龍性而馴爾車旣巾
爾席旣玠周序登垠魯郊損麟不爲王人遽稱帝賓
世路竟屯奪君經綸君復何論翛然返直慧麓嶙峋
慧泉漣淪君年露晨君名大椿往跡已陳風采如新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三 二
溪笔澗蘋爲我逡巡

祭太師徐文貞公文

嗚呼君攬治綱相祭治權弘治之末 孝皇顓天天
之咎之公寔產焉嘉靖之初 世皇臨軒公之咎之
射策衰然入絃三長出試百艱晚握大斗與天周旋
盡塞倖穴獨留化源彌留一詔雷雨九埏浴日麗空
轉坤旋乾遜序成歸凡十六年如裴如富徜徉洛城
樹表遠邇繫時重輕公所損益今猶國經公所樹培
今猶國楨始奉 帝命惠我黔蒸九九爲期功圓行
成母念人世人世濁腥鞭虹馭箕以還玉京公之勲

德王言是馮國史藏嫩口碑流馨不腆壽言余小子
貞比於華封差信而徵今之酌公可以無贅始貞弱
冠謁公旅次笑語從容傍及六稅尋覩貞文未允公
意胡乃屈詰辭達爲貴余謝不敏各行所是迨執三
尺而抗緹騎其帥斷斷奮欲相噬公默調解毋使狼
狽先君之思托葭莩契惟我先君積忤敗類貝錦愈
織鎔毀方熾霆霹紛如莫可控避公力既竭公心恒
惴惟貞兄弟扶服歸東寒灰覆盆沒齒長終豈無尺
書莫適爲通公捧翔陽以揆屯蒙貞乃伏闕疏詆奸
兇朝拜夕下三臺景從而何數竒厄彼狡童公如弗
聞宛曲從容雪先君寃錄其舊庸獲改鄉服安即幽
宮天雄之節濫及小子公謂延祖可以起矣移部吳
興拜公梓里筐篚不施一刺而已公不自德我何敢
齒公與深談听然而喜叅伍章程錯綜名理以及兵
事如針芥水逮於敝帚亦復莞爾貞之叙公文明以
止風行水上匪渙而賁往猶感恩晚乃知已我宦小
達公喜弗勝中邁流言公仇青蠅我之嗜飲公憂如
醒我之甚口公耳如懲歲一造公肝腑爲傾拏舟送
我徙倚憚管自貞鑿坏井從道氓公貽尺書始置宦
情兒子甫薦公眼復青勉以祖武期之再鳴貞也涼

德與世呶斯語及先君臆淚自垂下石何象極濁者
誰骭髀七尺不受人知歸而顧影何所吐音以是感
公思一報之豈無賢喆媵節策志矯然獨立翛然遺
世世名趣焉以公有累公任其難彼任其易等彼雲
遠寧如雨施以是報公冀伸茲意三載蝸廬穴蟄淵
沈兩造公庭匪閭匪壬自守木义敢薦鮮禽藿豆漿
壺聊以表愧公於此時不墮中陰或享鈞天或栖寶
林肯游人間俯爲我歆不盡者辭不泯者心嗚呼哀
哉

祭太師李文定公文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三

四

嗚呼昌期五百儲精嶽瀆蒸黎馮生以迨國錄天乃
與之大人之福畏途禮旃席之上弗茹弗吐以成
家相天乃與之大人之量公產維揚金相玉暎發爲
文章陸離彪炳垂登疆仕始乃獻靖遂魁大廷徊翔
玉堂祠登竹宮和歌栢梁僅逾十朞而步巖廊既參
銓部晉領宗伯比扉視草西宮曝直孤卿七命康侯
三錫始貳魏公寬猶弱翁既受蕭規畫一以終車門
寂如無金可通台席既移公當輔首六卿志行乃絕
指授匪月幾望匹亡无咎悍佐見侵澹乎若忘薄有
菟裘邦溝之陽介不終日匪舍而藏 帝褒溫綸以

寵其歸蕭蕭宵征上介導之曩蹄魚金水統黼絲公
登於堂有母若父有季冀如厥綬亦組子及孫曾爲
世者五追惟錫第黔鬢朱顏王父無恙世數亦然請
告以歸稱觴膝前自有父子自有君臣疇如我公完
福備倫續廩給扶衍衍卑身爲良赤松爲度綠野耆
英之會光於洛社位則潞公德乃司馬清商一部足
以長娛何必雲母然後快乎天期既迫不得湏臾大
江北南有兩德星歲隕其一公與文貞左輔右宰並
躋王京昔余先公鳴鹿偕肆小子不類南宮附驥余
曰叔父公乃弟視丁卯伏闕借懋上書以雪覆盆公
奔州山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三

五

爲枯据泉臺之照藉而獲蘇懋晚登朝望公雲霄公
乃藹藹毋忘下交與公主器復忝同曹忽聞流計相
嚮權咽南州之誼千里奔謁而我何爲病足如紕絮
酒炙雞侑以蕪詞公賓 帝所宜復我思江雲黯結
未往神馳嗚呼哀哉

祭太師張文忠公

嗚呼有君以來恭已垂裳以勞付臣孰如我 皇有
臣以來盡瘁代終以逸歸君孰如我公公秉化樞垂
及一紀盡掃骹馘與民更始橐籥含機太阿養光噓
爲春風拂爲秋霜百辟洗心夙夜乃職有靈必洗靡

吐敢匿片昏萬里一瀕千憂精神響應疾於置耶如
日麗空何幽不顯辟彼景風何草不偃河漕萬艘先
期委輸武騎千羣無煩秣餉大農白粲少府緡錢其
崇若山其深踰淵百粵九邊士飽馬騰漚爲湯池鬱
則金城單于解辦越裳重譯黃屋之尊與天曷極遂
超太傅真拜太師上冠三台下總百揆詔書不名猶
曰子房彼鄣彼留亦莫敢望公有家嚴貴益師臣生
死九命榮哀一身公有慈幃通藉兩宮月鮮虛賜食
必上供九有趣宗八荒駢軌如何一木萬事長已嗚
呼浴日補天挽化迴元簡自 帝心播自王言顯融
舟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三

六

昭明光大寵靈載之椽史勒之口銘世有頌聲曰周
曰伊我弗敢從汙不至私在唐贊皇復爲元之才惟
戡難勲表救時惟余跼馳世一長物公汰衆毀俾寄
戎鉞拙於避言竟成鑠金或弃或收雅非公心喻訾
之口妬我壑立賴公保全無礙薰脩我實憂公食少
事煩歲抄微辭以當報恩公亦自謂疲於津梁褰裳
欲從限天一方其言在耳其人不作大斗辭垣喬峰
隕嶽人亦有言算遠造促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嗚呼
寄軀岩廊埋魄山阿森森象賢爲陟者多帝曜長輝
國威恒振公神行天夫復奚恨

祭俞仲蔚

維萬曆七年己卯秋八月癸酉朔越三日丙子俞仲蔚先生卒其又六日癸未友人王某始能以酒炙羹飯往奠而哭之曰嗚呼仲蔚天與之隱俾辟世塵天與之文隱不就淪天與之貧俾滌世態天與之德貧不見憊天與之藝輔文而行天與之友翼德以稱凡子之羸皆受之天其不知者以爲畜焉有子而痾有媪而衰有孫而孩有女而發人所言畜畜于目前吾所謂羸則千萬年在漢恬冲無若叔度微言蔑聞胡以殆庶在晉藻雅玄晏先生未究八法墨池階聲子

弇州山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三

七

之於詩上窺建安盡洗色澤天骨巉峴其於他文卑辭輒工行爲賦誄亦表春容子之於書愈小愈妙柳骨褚姿鑿山陰竅稍縱而行襄陽米顛強弩斫陳兒駒嘶烟與子劇談耳不盡酬稍出片辭確乎陽秋入子斗室春風藹然雖邇闐闐心遠地偏子之間左手旄時溢及乎公庭憂絕子跡皂帽蒙頭隱囊庇肘手綴目營圖左書右徐淪清莛時進其果調鸚聽鶯日以自課六合之外子或冥思一室之外子不與知營衛精堅可求無敗如何一疾遽爾長夜嗚呼仲蔚吾昔進子以交子與自是三人遂成爾汝徐生沉愛惟

子是篤慤勤分橐豈疊推轂徐之不祿子後我先入
雪痛哭拊棺一言窸窸之期爲樹壘碑我文子書曾
未移時子亦告近誰爲終此三子之責俱在後死月
晦叩門子病向欲回眸眄睐托我以臆誰謂一睽地
老天荒遺骸在木遺文在牀他所不能能使不朽所
不終事有如此酒嗚呼哀哉

祭沈脩撰君典文

萬曆之辛巳七月故翰林國史脩撰沈先生君典儼
然而來玄都謁羣真尋與錫爵世貞繼繆者久之而
後別明年壬午之二月其友青浦令屠君隆遣書來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三

八

謂君典且治裝北首矣亡何君典亦以書告別矣又
一月所而有傳君典病者矣又一月所而有傳君典
死者矣其傳者落魄二三豎祭互不倫以故錫爵等怪
而緹之且謂君典年僅踰不惑不當死氣清骨勁髓
實而精完不當死重節槩信然諾急人後已而中寬
然長者不當死自墳典丘索百家衆流射馭音聲支
離覆逆靡所不博綜其精神實有以攝之不當死生
負竒兆感異夢又爲師真之所注挹不當死而亡何
青浦以計至矣乃定死矣嗚呼今者亡暇論君典不
當死乃又有不可死者以天子之臨軒收天下士

衰然而舉爲第一人將望之以異日寄宗社之大事
不可死天下以是期君典不可死君典少喜談兵走
塞外指搗形勢思以勒跡於燕然不可死士俗蔑典
禮而力欲樹一赤幟於茅靡之地不可死文雖高而
未成一家言學雖博而未究其歸不可死今定死矣
君典之死即豈唯吾二人惜之天下之人能惜之而
吾二人之所臆結而不能吐者念君典志度世而不
久世口無生而中伐生上不能報師真而下無以慰
知已耳然以君典之秀異廓落即死其神豈遽我民
者第業已園居不能走水陸絮酒炙脯而躬哭君典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五十三 九

謹叙其事使奴某告之殯所而系以辭曰嗚呼君典
爲死爲非如鳳翀霄而鏃羽儀八極初朗而郎屯夷
桂酒椒漿奠子一卮子之未生此身爲誰子之既歿
子將安歸以空呼子子當應之應我者誰子當自知
竺乾先生手珠牟尼冥冥之中豈無子師而我沈淪
雖生何爲嗚呼哀哉

祭沈封君鐵山

嗚呼天不可必以公明德而上有令父爲公啓家爲
公作則公有今子叢蘭握璧其二顯者中外列宿炳
焉華國謂天可必以公明德而綸封甫頒鼎養未極

歌者在堂哭者在室凡此二端循環莫測七十之年
世所夸翊於人爲贏於公爲嗇嗚呼波岫眉睪水雪
膚繳瑩如姑射輕則若士非骨而仙則養所致彼二
豎子何能公懋神與天游六鑿自避妖哇既遠穠醇
罕嗜坦蕩朗洞虛和夷粹遠已內足不求不恃與疽
何與而發於肯仁心爲質汎愛親賢卹沒存孤生死
一言任到慙交張范差肩環沈之里惠慈藹然我廩
我帑資之若源排難息諍乃有居闇雖行富德母侵
吏權造化何忌而奪公年公之夙惊托於吟咏近師
香山遺造吾興公之餘事舒爲草聖遠慕山陰天然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五三

十

欲勝沾沾自喜媿媿必應虹霓繚戾龍蛇拏競夏敦
齒髮添書壁經楊枕金石傍速丹青黃衣小吏白馬
豎生亦復搜采以破沈冥千載目前使余神醒惟余
小子托交三世所謂今父淵淳嶽峙所謂今子鶩翔
鷺逝而公其間或喬而踈或粹而企無憂作述充欣
志事少憾者壽難測者天獨我莊史笑曰不然貴至
阿衡壽極彭篋乘此業識苟娛目前當其盡時誰能
不憐嗚呼有身有患無生無戒區區五福么麼瑣屑
真宰戲爾搏作一物擲而還之如鳥籠脫自茲以往
誰歎誰括縱橫大年調咲日月公其首肯爲我一醜

尚饗

祭沈封君礪山文

不佞始而誦公之祖水西先生白簡之文則知其練
事扶義編鬚批鱗蓋嘉靖間一直臣也既而接公之
父守西先生於庚午之春則知其淹洋辨潤博解人
倫蓋隆慶間一通人也又既而與公之伯子游又一
飲仲子於吳江之濱則見其奮停鵠峙玉琢蘭芬宛
然衛叔子柱弘治之儔而藹乎其可親也不佞既幸
而知公之祖父與公之子伯仲君然與公僅一見所
依稀者公之貌而所聆者數語之寒溫第以公之父

弇州人續稿

卷之二百五十三

十一

而意公爲今子以公之祖而意公爲聞孫以伯仲君
而公義方之訓奕奕乎其有聞既又久之而公慤亮
之度雅素之風漸得之月旦之真公甫踰疆而伯子
貴甫及艾而仲子顯下太夫之服與天官部之典郎
身致之者不以爲晚而公鬢髮已白須與諸耄耄之封
公周旋於文酒之社無少息服政之年而遽
膺賓帝之選嗚呼盈日升衆以擬公福之無疆弄
月吟風衆以擬公樂之未央舉人間世之所羨忽一
旦而奪之而歸於烏有之鄉豈非凡之慶不易必者
取之若寄而福善之理最可必者倏焉而無常雖然

公有名醫生不爲徒公有今子歿不爲亡公又安得不夷然而舉不佞之一觴也耶

祭黎惟敬少參

嗚呼丙辰之春胥會招提余使而東于鱗乃西宗徐金鑣觴榼提携明卿繼之若鳥逐栖却誤伯承改轍幾迷君甫畢試其頰猶鯨竭屢而趨戎燕以嘻余戲謂君生黎熟黎君笑而答生熟均半搜其衷中乃多篇翰虬龍鬱屈虹霞煥爛二京可嗣五嶺推冠余時吐舌口不及讚改席卜夜清吹妙彈遏雲停空呼斗搏漢君獨頽然樂靡及亂庶幾新沓不作中散曾未

弁州人續稿

卷之二五十三

十一

何日南北各天君椽鑿坡余耕甫田世之棄余如一敗旃公獨寶之若狐白焉倦羽頽鱗銀鉤燦然愧無玉案以報瓊篇散若蓬飛聚則絲牽余部吳興君爲不速顛倒裳衣酒炙相屬遂登峴山探討松竹顏公窪樽磨蘚以讀放舟碧浪改席浮玉明月飛鏡皎潔天目高山激絃迴波流曲名畫法書恣君品錄屈指千載此勝疇續其後五歲余領回鄉君佐兩制出入承明休沐之暇余或逢迎款段繫門鑿落細傾僅火再鑽乃西郎征君唱驪駒餘音裊旌丙子之冬納節歸耕君時起告訪我園亭短屐輕刀一二友生躡披

嶺岼覽擷葱青賓王東南勝事頗弁粵嶠之南烟馬
文星知君得老懸車羊城鱗羽雖艱音郵互繼君健
飲噉百年可致有友楨伯書及家第豫章片石刻君
夢記謂一羽流矯矯其袂致音元美君爲我使醒而
筆之三日忽逝若醉若寐又若蟬蛻非君仙遊則我
鬼趣君有今昆亦有哲嗣侑君其三俱拜天曹縉紳
之閥孰與君高雅量冲襟恬進潔操千頃宏陂靜不
爲濤千仞層嵯陟不令勞廣文之絕供奉之豪君實
兼之所享獨饒有官易僊鬱乎峇堯二子栖焉服餌
逍遙信君所夢君必與遨逝者奚憾存者奚切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五十三

十三

祭余德甫憲副文

萬曆癸未云冬十一月而鄉人姚匡叔自南昌來言
德甫憲副余丈七十矣余恍然而悟曰幾忘之爲排
律一章及錄所撰再補五子篇一章侑以不腆之幣
寓匡叔壽之未報而爲今年甲申之春三月上巳吳
明卿自武昌過我酒甫洽而曰德甫以人日化矣不
覺黯然低回淚泫泫下也居一月而始能爲文又一
月而寓薊帛絮酒於君之鄉人喻邦相酌而告之曰
嗚呼昔在燕中偕歷下李誰其和者宗吳徐子君最
晚入而與李齒踞坐飛觴遞握牛耳我之少君且週

一紀有所彈射君必披靡我以君兄君不我弟我固
家難浮繫于燕君時自閩捧鏡堯天僕行見慰爲我
橐饘分手倏忽二十五年我之起家君賦歸田去鯉
來鴻歲必一傳彼參此商同輝異躔松栢者操萍蓬
者綠追惟曩者甲乙之歲歷下一書傲睨流輩謂獨
德甫差強人意障彭蠡瀾立豫章幟探驪龍竇益女
牛氣浩蕩九派不屬三事余亦云爾萬古居寄仲氏
宦歸沾沾自論得尚孺子奚忝陳蕃數君之跡不及
國門亟訪衡廬遂傾瓦盆釣涿烹伏見子逮孫事事
清真語語直溫惆悵野別殷勤醉言余乃憮然感念
矣

舟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三

十五

沒存重詠五子君寔首焉憶在冬仲余時忽忽客有
姚生謂君七袞始草新詩侑以廷實佇君和音共保
元吉明鄉來訪禊飲未畢云不憖遺君逝人日朗照
黯淡迴風蕭瑟沈鷺若夢徬徨如失追惟我君野鶴
雞群風骨戍削凌霜遏雲材既梗梓德亦蘭薰與物
無營凝神不分畏壘之里雞犬忻忻臘不必殘日不
至曛直宰何爲忌彼斯文我之薄劣學道靡獲生胡
可戀死胡足惜乃爲君痛亦復何益君神行天莫可
揣測千里生芻絮酒雞炙豈必君饗聊表余臆嗚呼
哀哉萬古斯夕

祭太子太保嚴文靖公文

維萬曆之十二年八月十二日乙卯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養齋嚴公以壽考終正寢越十日而始計聞於其年家子南京刑部右侍郎王世貞時以疾在假又十八日而爲九月之初十日癸未始能扶携至公第以玄醴素羞酌几筵而告之曰嗚呼士挾冊而詣公車有終其身不獲售者而公不三舉而登甲第士之登甲第者以玉堂爲妙選而公不再試而入中秘其入者苦爲資簿所持往往有馮公之歎而公不二十年而至鼎貴其貴者以學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五十三

十五

士爲榮汲汲有重金之羨而公自待讀一轉而踐其地大臣之不能兩得者密勿之與統均而公由太宰而稱輔臣昔聖門之賢詰尚不能無風木之悲而公於其二親在世廟之操切數以吏事誅斥三公而公無纖芥之適以及身世之所最難調者臺諫少年之口而於公獨不能致其信信乃至

天子之所錫賚褒予則有三鸞九醜以供宴饗之樂而象龍雕玉以爲在筭之珍蓋日三接而月三錫其數不可以具陳公終不以鼎釜易菽水而飄然自放於東海之濱及其歸也晨興而問美寢移春而問美

食稍間而虞之山琴之水無往而不倚吾杖履之跡
蓋觸耳無噫聲感目鮮悴色嗚呼此世法之最勝而
人倫之極則也乃公終不以其一時之樂而廢其憂
翼翼小心唯患是虞亦不以其七命之貴而加於賤
匹夫匹婦或能勝予蓋九里之滋寔本於河潤而四
時之氣獨得其春敷貌而出者以爲開席之貴語而
處者則意其環堵之儒於釋氏之慈悲雖避其名而
居其實若老子之三寶寔採其精而食其腹以公之
盛德當何恙之不除豈人事之猶有憾奉天期而不
得須臾嗚呼宗戚哭於堂臧獲哭於庭中鄰里哭於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五十三

十六

巷諸生哭於學宮田父罷耒織婦罷紅其哀同矣
天子爲輟朝而議後事宗伯治祭司空治竈司封議
贈太常議謚國有史家有志其榮備矣若通家之小
子寧容一喙以致辭唯先民有言上爲天下惜而下
以惜吾私其庶幾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起潛憲副文

嗚呼張君仁以義用行不愧影寢不愧夢和若徇俗
介若矯衆徐而考之靡所不裹昔爲諸生數寄食貧
有父及昆取資一身雖至織芥不以累人無雕而樸
無漓爾醇及筮司理若驥辭阜而騁康衢靡所不造

其齒則少其吏何老收銳葆精以慈爲寶晉列臺端

匪霜而寒甫埋綱輪遽禡武冠

武張武也冠惠文冠

浮沉外僚

我心則殫寧以枳棘而厭厥官入署留銓冰壺玉衡

出領劇郡匠石庖丁護持箠傘慈如哺嬰化誨冥頑

專如祝蛉君貴廉吏如貴鳶鳳其惡貪殘如惡虎狼

伏機倒射弛柙見傷失職當誅天王聖明白簡愛我

角巾私第耕則長沮居則畏壘怡怡從兄媿媿訓子

漿酒藿肉甘心沒齒大明當陽魑魅伏藏尺一起君

俾牧錢唐番番黃耆厥角若崩父我母我約我周行

君之劬勞狗知感恩君之疾疚食少事煩再命甫被

弇州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三

十七

二豎見援胡惠于杭而奮于溫嗚呼久屈而伸天若
使然旋予而奪則又疑天白璧當碎疇能使全奚取
造物奚堪百年民之多蹶况彼末路誰爲縣官牧養
黎庶曰蝨曰蠹狙竊蟹步攝君正色使彼斂懼俗薄
下趨如水走坂鄉之黃口甫登仕版矯虔枇根甚口
睥眼藉君醇德相與推挽而皆已矣靡可復冀長淮
涸流亨霄塌翅微行良德消之一淚宏畧遠算束之
一棹客有豪莊吊而見啜萬蟻紛紜粒粟狗之墨突
不黔志在救時盡若我曹雖存何爲念君生平食不
再味是以奠君鮭炙亦贅恒頰苦節文量匡濟俎豆

其側知必無愧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魯庵給事文

嗚呼公起孤生取高第入木夫譙中秘拜夕壇贊國
議天下豔而稱之然挂仕籍者逾三紀而立朝者不
四歲其試南宮而獲僦丁未也舒徐內觀凡再愆期
而後射策金馬天下高公之難進而不知其有添雕
未信之志其爲給事也淹諱外觀凡再徙官而再乞
歸里天下高公之易退而不知其有王陽必迴之馭
公之歸也遂掖其衣環堵其宮邑人而不邑居野居
而不以家從天下意公有方外之樂而不知其睢于
傘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三 十八

於方之內以終造物優公無累之畧而公焚膏以繼
之若蠹魚之蝕群編若牛毛而蠶絲天下意公有不
朽之圖而不知其聊以取足而自怡余欲以詞賦擬
公於正則而公不爲怨以訓故擬公於季長而公不
爲侈以宦薄擬公於曼容而彼不足者鮮著述以自
見以沈思擬公於子雲而彼不足者負美新之餘耻
然則茲日酌椒漿而告公也情也異時祀考亭之宮
而配公也禮也嗚呼公其吐之哉

祭張瀛峰中丞

嗚呼公甫冠弱已歌鹿鳴誰其頡頏余少二齡金薦

公車並翔帝京東署西曹聯驅分直胡塵冠天我留
公謫蔽芾茸棠所至輒植余解青臬公始領郡雖則
需遲亡隕厥問南甸羅施北領三晉握手燕中甲戌
之春余髮種種而公甚鬢爲德雖舊爲聲則新其又
五載公開大燾以帥桂嶺余起京兆練川昕夕清尊
傾倒歲寒之盟世路清夷或厄物情或困天期我不
成行公不成歸與公十交垂四十載掃石遲公公竟
不待孤櫬雖返旅魂安在嗚呼哀哉嶺右之師馘訊
執醜露布雖馳竹茅未剖天子惜公胡不生授威埽
夷苗身侮魍魎樞庭之席乃成虛俟縉紳惜公靡資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三

十九

大計公之里居其猶畏壘公之視身尚若處子公之
室廬中人而已不爲微言揆剡元精不爲奇節獵較
譽名不爲捷足蠅襲世榮公寔長者詎惟數端物情
所便真宰所寬胡不下壽遽遘兇殘蓋棺之餘皇澤
滂霏乃有恩綸錫之釜鬻乃宏竈兆以象桂林乃申
崇贈乃延世賞麟趾在庭裊蹄在帑天平若遠福善
不爽余抱癖疾栖止禪宮與世緣爭長謝吉凶惟此
一觴槭淚酌公嗚呼哀哉

祭姜師文

嗚呼公老而吾里之稱前輩長者益落落若晨星矣

公歿而所謂晨星者若將就日而益零矣風妬喬柯
霜摧暮莖既無老成何資典刑嗟乎悲哉仁禮禔躬
孝友成性求之口無諾責省其私靡緣行益人倫之
師表而前哲之皎鏡也吾州之文采則有之而躬行
日且不競矣公之一宰邑而朱陵之吐其棠陰是繁
再司諭再主試而晉楚之間桃李多在門然公欲然
若不與至成蹊而竟無言方半刺之書最忽授簪而
乞去迨全臺之挽留竟掉首而靡顧視巨源則尚少
擬靖節而差裕知者賞其蘆恬而不知者以爲迂固
嗚呼乘榆之畧其畧偏長松栢之枯其枯愈芳履坦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五十三

二十一

而行履坦而藏委順以存委順以亡公固溘焉而今
存者傷昔公在諸生屈爲童子師貞不識公公未予
竒迨公里居始納節歸杖屨過從山顛水涯我師四
公有望九而不及三者及八而踰之三者有望八而
不及三者及七而踰之三者相去各五歲則廣推之
駱與公及司諭之朱觀察使之季也或齒尊鄉國或
望重朝野邇將舉一觴於祗林之下丰標峻而冠服
雅鬚眉皓然貞以老門生侍側而行酒炙使繪工肖
之庶幾香山浴下之社而今已矣姑飲泣而奠一觴
公其享我也耶尚饗

同鄉祭贈詹事學士王公焚黃文

於赫東海孕英爲公肥遯丘園貴不于躬乃篤令子
祥麟漸鴻乃篤聞孫雙鳳二龍公既全歸久而顯融
國有大慶爰自兩宮 聖孝所覃庶尹群工惟公父
子歿贈存封鶴禁鑾坡冰銜再重煌煌天章華袞並
崇寂寂佳城頽回鬱蔥宮詹拜前後者秩宗守令牛
酒鼉鼓逢逢竭慶田父謹譁兒童公辭玉京駮虬旆
虹何以徵假肅然靈風

祭華明伯廣文

嗚呼昔我秋官公不近名而爲善不責報而後施其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五十三

二十一

富若傾邑而其仁重於天下後世顧自賢其子以先
生必能暢不盡之蓄而光其聲於來祀乃先生官不
能隄一命名不獲沾一第余固已惜先生之邁而閔
其志夫先生之於文枝葉於廬陵眉山而根柢於濂
洛洙泗夫豈惟質古而有合仰亦通今而不悖矣其
學自九流百家三倉八法以至於齊諧之所識述皆
能略筆其辭事矣宜雖不及達然亦優遊廣文自足
乎青氈之味矣產雖稍勞落然亦從容素封不至爲
樂饑之必矣雖恭默不言而義方之訓自行於子弟
矣雖箠楚不施而內外之節肅然於閨第矣晚而杜

門息交絕贄不識者以爲慳若簡而識者以爲於陵
之不取不予季路之不求不恃蹇蓋造物之於先生
故有豐而有嗇而先生之所凝承亦有通而有蔽通
者固周旋於禮法而蔽者尚不失爲仁義其嗇者不
過人世之浮榮而其豐者絳縣之甲子矍乎其善飯
謝庭之蘭玉森然其有繼吾翁若翁固托驥於壽昔
而子吾女復倚玉於茲契余少於先生十五年髮且
種種矣夫何羨於後死亦何憾於前遊敢酌楚客之
漿聊以當羅門之涕惟靈爽之如在庶不我乎遐棄
嗚呼哀哉尚饗

金州山續稿

卷之二百五十三

二十二

祭張聽泉

嗚呼公年七十九矣而後終其終也人猶惜之蓋以
百歲期翁也有子成進士爲循吏矣而後終其終也
人更惜之蓋惜公之未封也然是七十九年之中衣
取足體食取足口而已未嘗一日而慕乎外之豐別
味被色按宮調徵所以熙春陽而娛子夜者未嘗一
日告憊而嗟窮人見其恂恂乎似不能言而不知其
制行之信果其貌退乎若不勝衣而不知其精明之
內融是故爲翁之鄉後進者推翁之誠慤而謂其爲
王彥方之伍爲翁子之邑吏民者感翁之義方而謂

其有萬石君之風然則壽何必百歲而饗何必萬鍾
人固戚然悼翁舍白日而就長夜翁則怡然謝塵累
而游乎太空雖然老成漸凋藉壯爲雄忠信漸薄倚
器爲訂既不能起翁於九原而回淳古嘗從孝廉於
里間以厚道而日相礪有酒匪醜有肴匪崇薦此悃
誠爲我從容嗚呼哀哉尚饗

舟

續稿

卷之二五十三

二十三

論非翁容野製哀好尚饗

間以厚道而日相礪有酒匪醜有肴匪崇

誠爲我從容嗚呼哀哉尚饗

人固戚然悼翁舍白日而就長夜翁則怡然謝塵累

而游乎太空雖然老成漸凋藉壯爲雄忠信漸薄倚

其有萬石君之風然則壽何必百歲而饗何必萬鍾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祭文

祭王光祿文

嗚呼先生處濁不設機爲善不近名與物鮮忤規心
自成仕則稱朝市之隱歸則重月旦之評往者携手
與觀化城甘果徐薦松醪細領醉固陶然醒亦無營
謂當上壽松喬可憑曾未何時溘焉就窆具等積衰
實虞世嬰吉禮不及季昆凶禮不出一城蓋先生之
弇州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四

大故改鑿而始知又改鑿而永能脩辦香東帛之誠
惟夫人之聞道彷彿南真之受上清豈度世之
微旨不能制伉儷之頽齡將真體無關乎四大而至
人不貴乎長生然則逝者奚以悲而存者亦安足矜
悟面目之本來長湛然而圓明尚饗

祭章太學衛

於戲章君少負材美名公之後循吏之子既閑筆札
復習詩禮動則春風靜則秋水吾以吾弟托交姻戚
每過君里遊從莫逆客必選佳坐必卜夕豈無顯者
踪吾莫得昆湖之陰虞嶺之陽蘭舟筍輿相與尚傘

見郎欣欣如魚出防別轍昏昏若鳥倦翔垂及二紀
吾栖祇樹君病叩關強再三晤雖柴而墨猶其七筋
曾未幾何報君物故疇爲肺腑仲氏與張竭蹶以趨
治君之喪衾棺既周三月乃塋誰謂君貧松梓成行
嗚呼生寄死歸賢聖皆有生不眉顰死無心負桑戶
返真伯倫全酒酌君一觴爲我酌否

祭葉教授

嗚呼翁之長余踰三十年其在戚屬亦吾父有凡兩
司鐸聲東南天胡爲曳裾偃蹇兔園屣趾鬻雪竈突
避烟晨趨戟門使余惻焉食飲湯沐薪粢雜駢肥馬
弇州山續稿卷之二百五十四

二

鮮騶出入後先有所陳諷王亦鮮顏予告東歸郵
繻用傳惠弗克終豈余則然翁甚伉直不爲機關履
坦而行委順而旋隱酒隱詩竟以天全晚有聞孫登
鹿鳴筵三老祭酒里其舍旃翁之風骨鶴癯松堅翁
之襟懷躍魚戾鳶目細而方匪眊則錢胡爲一榻委
蛇其間豈厭世紛而歸道山余所愴者念舊懷賢竊
以薦翁溪芻圃荅尚饗

祭長房仲兄文

嗚呼惟我王父寔鍾雙璞連城既剖乃有三鼓奕奕
慶門丈夫子六中違廢著稍歌隔谷枯榮異枝托本

喬木霆霹中摧脩齡獨促嗚呼哀哉惟兄之始夙有
憑扈中外二祖爲國師柱母曰愛子將舅是附舅曰
令女歸爲而婦鼎列姻陳金鋪壁護初游賢關改肆
象胥一官垂及忽舍而去策肥衣輕飲醉擊鮮紅粧
晝帷素質夜遑唯意所師踰四十年奕品入能諸藝
亦然拙於用長短於收全遂捐故廬鬻我土田土田
旣鬻盡室皆徙耕於廢丘十八在水兒饑女塞其喑
不已室人之謫若風過耳盤龍縱呼盧雉不起以此
邑邑食不能匕用饒得貧用貧得死嗚呼哀哉兄之
寸衷殆乎真純毋論讎敵貌之則氓前有伏讖信足
矣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百五十四

三

屈伸鱷令肆奸魚爛其民兄謁上官攘臂以陳幾尾
之口兄不遂巡中表昆弟以及外親衣食之餘時推
羨緝衆許遺直亦或稱仁兄今逝矣食指數十進而
啼號退則飲泣有季曰望差自強立貞等佐之歸窳
於隰計其胥者柝縷數粒以時婚嫁不至拮拾仰悲
原鴿嚙間其急俯憫巢鳩嚙與爲緝嗚呼痛哉尚饗

祭大兄文

嗚呼人之所難得者壽兄至七袞而後終壽矣其服
食導引之志則若有奪焉而未獲究人之所相高者
胄兄以王父叙而得官貴胄矣其膏晷窮年之志則

若有阻焉而未獲就仕而留省官臣幾矣兄欲宜名
汗青而不得則刺刺乎竟沒齒以爲疑子而王立芝
茂竒矣兄欲其捨芥金紫而不得則營營乎目懸旌
而如有追兄既不滿一世之人而亦不能使一世之
滿其身蓋其所自負者大而其所自信者真是以釋
禍而尋坎軻桂冠而就沈淪羨者以曼容之善退而
惜者謂仲翔之相屯嗚呼痛哉貞荷 天子恩納鄖
節方擬從諸兄弟而優游里中胡僅一歲而妬我仲
君乃復妬我長公也且我王父有我二父而爲諸孫
者六前妬仲君貞固以拊心而內痼今柰何使我獨
矣州山人續稿卷之百五十四 四

稱兄而不獲鴈行以從容憶孟春之晦爲兄薦百歲
之觴兄尚勉舉而酌之今者孟夏之陽爲兄酌各天
之卮乃弟勸兄而不酬卽兄酌而弟不知自今而往
卽與諸季從爲竹林一日之期能遽忘於二逝者而
不悵然以思泫然以悲耶嗚呼痛哉尚饗

祭張仲慧

嗚呼子之襟宇玉潔春溫子之志意鳳矯雲騫發爲
文詞芳若澗菘其猶妙齡燁若龜曝絳河天杓赤手
可捫而厭世囂折節師門曷不華陽蕭條其覓兒女
之私諧此媾婚一疾彌留投誓蟬媛夫豈子心子寧

食言大宅盡銷方寸猶存易簣之際皦無昏昏嗚呼
凡世所惜蹶駿康衢嶧陽孤桐爨而焦枯秦庭隕璧
夢澤淪珠衰巖病慈仰天嗚呼門戶何寄宗祧曷圖
少婦紅顏總帷影孤撫此弱息厥聲呱呱如爲子寬
母君蒙莊殤子椿齡彭聃天亡天地適盡我何盡傷
縱浪大空擲憂混茫其言雖大大而無當凡此二端
吾不子陳子既皦然必無墮淪父母以前誰爲子身
易簣而後子爲何人金石可散不敵者神天地有盡
無盡者真何以疑之用志不分幽明路睽其理則均
我師洋洋靡所不臻不見堯率乃先世親子其前驅
弇州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四

五

我猶隔塵明水芬椒鑿此微禋

祭婿及女文

當嘉靖之丙寅而吾女華安人卒於蓐其三年爲隆
慶巳巳而葬於泗洲其又六年爲萬曆乙亥而吾婿
禮部起龍卒於苦其又四年爲巳卯而改卜磚橋之
壤以葬遷吾女柩焉而居士乃以酒二卣飯二盂脯
腊果蘇之屬而告之曰嗚呼女之歿也時余病瘍而
弗及訣也謂且追汝於夜臺而返余轍也女之歸土
也余時宦游而弗及撫也又弗獲以殮露悲汝也婿
告殂以苦次而余方持鄖節有驅馳之事千里之酒

絮而弗能酌也九歌之招楫而弗獲陳於祭也今而
婿始成葬矣余始成相矣女以遷而獲合余始再覩
其藏矣是余嚮者徒謬稱尊而於二逝者殊鹵莽也
吾女生二十歲而合於婿合二歲而離離又八歲而
幽之合復繼之噫何室之短而穴之長若斯耶合兮
離兮天兮人兮嗚呼哀哉

華甥文

嗚呼汝何以死也丙子之秋吾入酌我師以及汝父
汝出見我澤皙而肥吾始雖以慰心而中不能無少
疑及已卯夏送我師及汝父之二輻汝再見我則皙
矣州山人續稿卷之二五十四

六

者蒼矣肥者實矣吾方以爲喜然未幾何而汝之病
音乍聞而計繼之天乎天乎何疑者之終是而喜者
之竟非吾始得汝病狀而甚憂既而聞所謂曹德者
老醫也止弗肯去以爲必可治吾恃以稍安何安者
不足恃而憂者乃其宜夫曹德者老醫也豈病狀若
此而猶不去將母以利而昏其知汝祖母之祈神下
巫無所不至矣而竟不能救汝於死又何取於斯也
嗚呼汝死則死耳忽而辭汝祖母及汝母以往也其
所賴以生者已矣忽而見汝祖父及汝父於地下也
其所瞑而死者亦已矣汝祖母必爲汝父立後吾女

或不至作餒鬼然所謂常饗者未可擬矣人理悠悠
天道茫茫存者歿者靡不痛傷有知無知盡此一觴
嗚呼哀哉

祭師錫從姪

萬曆之庚辰十二月二日有報從子師錫太學逝者
余方卧東齋室爲起哭失聲命余子士騏奔哭之又
十日乃以斗酒炙雞羹飯往奠柩棺而哭且告之曰
嗚呼天乎孰爲使汝至此極也汝之大父傳汝父以
逮汝凡三世爲冢嫡矣汝父歿而有汝在汝一子則
病靡且劇危哉乎然猶有一綫之息也夫汝父歿而
弇州人續稿卷之二百五十四 七
不謂歿者以有爾也汝子亡而不汝虞亡者以汝尙
壯能子也今而所謂一綫者亦已矣天乎孰爲使汝
極至此也汝白皙廣顙而豐下謂汝必自致貲厚也
讀書工屬文與人坦坦無城府謂汝必貴且壽也居
心依於長者不刻苛謂汝必有後也汝父不能得汝
大父意然大父以汝故未嘗不心喜也汝父不能得
間里名然間里人以汝故不敢不爲禮也是皆以此
三者待汝而又已矣是汝上無以慰汝祖而下無以
荅間里也天乎孰爲使汝極至此也人謂汝死於酒
我獨悲汝侘傺鬱邑而無聊不得已而姑托以逃人

謂汝死於色我獨知汝慮不孝之罪大不得已而戢
身於枕席人謂汝且五十不爲夭吾獨痛汝生人之
趣得之若多而實少嗚呼常裳一襲桐棺三寸寡婦
長號諸臧欲遁汝身盡矣家盡矣汝之身事不盡而
心事亦不盡吾酌汝以茲觴而哭汝以俚言汝能呀
然而谷應耶能快然而鯨吞耶將逝者其冥冥而存
者乃消魂嗚呼哀哉尚饗

祭奚生文

嗚呼惟外王父晚有賸息爰歸於君遂來稱臧惟君
之先有良莧裘遠若仇池瘖非寢丘君少而成師織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百五十四 八

倪審以勤奉入以儉奉出聿拓其家有子及孫何必
蘭芝既芬且蕃豈伊觀光而游上都拮据握算竭蹶
脩途君朱其顏而其鬢髮胡爲一疾永與世訣載酒
崇肴餞君九臬無盡者人有盡者天

祭張母 太夫人

嗚呼光祖等辱與太夫人之子肖甫游稱昆季也則
太夫子稱仲母矣始肖甫爲滑令而光祖令濟也蓋
良聲隆隆然比壤矣然不以多滑令而多南濠公與
太夫人之教也肖甫入郎司農而世貞郎法曹也良
聲又隆隆然比舍矣然不以多司農而多南濠公與

太夫人之教也南潒公歿而太夫人專爲母矣雋尹之引經與柳大夫之持法誰成之加七而九熊者成之也肖甫拜中丞治吳最厄於言者而歸天下以屈歸肖甫光祖等不爲肖甫屈而獨爲喜者喜肖甫之能精太夫人養也既而公是出天子顧深出鄉留都輔三輔天下以伸歸肖甫光祖等不爲肖甫喜而爲太夫人喜者喜太夫人之能用肖甫顯也太夫人業以捐肖甫事縣官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固存順而歿寧矣天子之不能驟竟肖甫長三輔之不能終有肖甫德與士大夫之不能盡識肖甫用者柰之何

弇州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四

九

哉太夫人獨不爲少一待耶若光祖等之謬稱猶子也生弗獲升堂以拜沒弗獲裹餼以奠葬弗獲執紼以歌薤露而徒且蕪辭寓之巴烟燹霧之間曾哀猿怨宇之不若即肖甫故私之而寬之而太夫人其以爲何光祖等亦自以爲何嗚呼哀哉

祭魏太媪文

嗚呼太媪八十而歸正寢也壽矣令終矣乃不佞有餘感焉始太媪之事公也公且老而太媪不一日而廢井臼之操也屬公歿太媪未三十而遽稱未亡人自是却鉛華而弗御者固五十餘年如一

日矣公有子三人太孺人哭且死而蘇曰吾庶幾依伯氏以老乎則綏緝洸以佐長君家而長君甫及強而亡也乃又哭且死而蘇曰吾庶幾依仲以老乎則緝洸以佐仲君家而仲君又甫踰立而亡也則又哭且絕而蘇曰吾尚有季足依也比少君治經生已歌鹿鳴於應天太媪爲繕第舍治圃易家庶幾立矣而少君猶之乎仲君且無子也太媪乃大慟曰吾箴箴將安歸乎乃依仲君之子恪自是老且死矣少君之兩政皆在越而弗獲迎太媪養也太媪未三十而寡寡五十年而弗獲旌其弗獲終爲婦也弗獲專爲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一

毋也無子而有子奇矣有子而竟無子也世之所謂窮者也然易箒而訣恪曰吾不愧存者矣掩窆而見公曰吾不愧逝者矣貞不敏雖不能舉太媪之大節以揚諸朝而粗亦能表太媪之志寓諸夢以侑一卮太媪其吐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師母季夫人

於維夫人溫恭儉慈產自臚胄乃習書誦擇配而字始歸我師饗殮朝夕必誠必恪躬薦舅姑靡不允若師無慮養以精於學出入中外必慎必端躬脩闔政苞苴罔干師無虞顧以精於官師不他媵夫人代媵

寒饑苛養先意爲順用此終身厲聲靡進師不他友
夫人是友經營堂構傲矜疇畝有謀則諧賴以无咎
凡師之行右矩左規既宜其家夫人則之順爲嬪德
肅爲母儀胡不百年中道而止輓輓我師與影相倚
豈惟良儷且悼知己夫人大歸其安冥冥默佑吾師
俾康且寧椒漿蕙肴弟子之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司馬母夫人

萬曆戊寅十月始得我伯母胡夫人計其月有行役
十一月歸里尋病明年己卯之正月病良已乃能爲
文絮酒炙雞寓祭之曰嗚呼自母之媿太公而有伯
舟州山續稿卷之一百五十四十一

子司馬寔以千秋之業啓貞不佞握牛耳而左顧曰
若其執盟盤以從明之持國秉者良謂伯子我寔
急子子不急一二月宵以益我棟隆繇是貞不佞之
姓名出伯子吻而入天子之四聰伯子不安於朝
而不佞貞即不安於渚宮鄭節之納也與司馬部之
請告也踵相繼而浮沉乎里社之中伯子吾兄也非
吾友也小人無母伯子之母吾母也母生而貞不佞
不獲升堂病而不獲訊候也乃伯子之以計僭狀來
而不佞貞方據梧而稱霜露不獲裹糧疾走也今又
匝月矣乃始告一介絮千里之玄酒不佞之無以爲

生者解也又無以逝者籍手也蓋茹耻忍負而已吾聞之狀母既殮成服而帷之內伯子率仲及其婦若諸孫諸婦告諸從子婦與功總之服各就位帷之外其首爲叔舅氏而吳氏叔與兄羅之兩甥次之門外宗老負東墻諸妾婦負西墻而蒲伏堂之下者男女僕可百輩甫舉哀而聲墮地稍定而諸各以其職得毋之孝敬睦嫻慈卹朗懿者細大垂數十百事其少者質長者而信親者語疎者而信始以告太公而太公恍然悲已嘿然若深味也顧謂伯子狀之而以謀不朽於立言之士嗟乎卽真不佞欲有所效於母者矣州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四十二

祭凌夫人文

猗歟夫人柔嘉婉孌寧惟女紅寔閑內則少歸於凌乃殫婦力公爲諸生家徒立壁夫人拮据且紡夕織其事舅姑饗且漿夕寬公於讀母使中惕公歷藩臬以賢服休四開大府一鑰神州爲馬伏波爲蕭鄼侯

夫人佐之或從或留從則輸吐以贊公酖留則鑿鑰以分公憂帝曰保氏青宮是寄魚軒翟第夫人從貴帝曰曹子帥余緹騎汝欲娛絲昇汝使事公子歸來步障十里叅差蘭玉斯皇朱紫伐鼓縱金亦既樂只稱百年觴夫人曰止吾事竺乾蔬食二簋衣不曳地首飾重珥帝念公功趣還宥密統此貔貅以衛王室公謝不任乃三陳疾松栢倦霜桑榆借日人曰二疏今復見一誓偕百年歎懽未火胡屨朱門而就玄鄉謂子若孫抑毀以襄吾游甚樂公毋盡傷惟帝優公有龍其章宗伯予祭司空治喪生歿榮哀備極倫常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五十四

十三

予視公兄夫人則嫂有子肩年復締姻好方訓孫息使脩蘋藻以期異日奉太孺老云胡不待我心則懊崇俎陳觴爲具草草靈之歆之緩我如擣尚饗

祭史鴈峰太僕陳太恭人文

始嘉靖之癸亥故致仕太僕寺少卿鴈峰史翁卒於家三年而少子錦衣君元秉以公破島寇勛入環衛積勞至大帥蓋距公沒之二十餘年而爲萬曆之壬午錦衣之母陳太恭人卒 天子念公勛與錦衣君勞命大宗伯錫祭大司空錫葬於是錦衣君奉喪歸將以修 天子之惠大啓瑩兆以祔而其姻生大理

鄉王世貞寓香帛牢醴而告史翁及陳太恭人曰嗚呼當嘉靖間翁以學行受張桓之簡膺王裴之寄其用雖不竟究而天下信以爲名大夫士一屈而歸卧王女之渙百里趣德千里趣聲以乳我舍我其貲力雖日削而天下信以爲士富而附仁義及其毀家而紆國難結客而勤王事不知者以爲非山林之軌而知者以爲世家巨室與布衣異符鄉之一迂與同牧之再命蔭錫之三被狹者以爲上恩之過渥而達者以爲尚不足酬其一二獨造物之巧或驟而奪之或緩以歸之其邇者不可強而遠者終可期以公素封

之業不獲授之齊眉而代有終者乃小星之淑姬公厚德之報不食之朱公之長男而幹用譽者乃蘭庭之弱枝當太恭人之嬾其才斂而可述者僅恭與僖去翁而稱毋其德舒而可見者則儉與慈嗚呼翁以一上士歸而婁迂從九列之後祭以大夫葬以大夫不可謂不厚矣大恭人以一發嬾而從錦衣君日食大官之烹黃腸給之尚方喪車置郵以行不可謂不榮矣翁借天子恩以成燕翼之謀錦衣君借天子恩以全烏哺之誠然則翁與太恭人其啣恩於九京而錦衣君其效節於干城者庶幾毋忝所生也耶

祭朱毋何太孺人文

嗚呼太孺人之侍王孺人也則以宵征示恭矣其佐古沙翁也則以夙興示勤矣其撫在明也則以義方示訓矣其持家秉也則以程費示儉矣其御臧獲也則以均施示惠矣在明之耗於氣誼也取諸太孺人若寄也其耗於耳目也取諸太孺人若錮也祿養而太孺人無得色也耕養而太孺人無忤色也訣而手在明無戀色也歸而面古沙翁無歛色也不亦烈烈如丈夫哉以是言薦太孺人將吐之乎在明聽之能無輟哭而爲太孺人慰乎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五

祭俞仲蔚嬪文

嗚呼仲蔚之存蓬蒿滿堂恃婢而雍如鴻得光仲蔚之亡嫂寔理喪能使黔婁不廢稱康其貌差強其神內傷是以三週九夏在牀有子而病病迺膏肓含飴弄孫小慰嫂腸我同表閔螻處土屋自揜仲蔚問訊不續密戚過云摧爾蘭玉恒焉怵心馳此急足驚而告我厥禍愈酷若子括髮以頂壁觸孫旣辱蠅嫂亦就木當此儉歲可以觀人誰與脫驂疇謀附身天道茫茫福善曷臻下見仲蔚嫂毋縷陳鬼而有知益彼酸辛聞子後庭厥賸載娘人定勝天麟趾振振嗣當

酌言以寬嫂顰嗚呼哀哉

祭兵憲李君祖母余文

嗚呼斗牛儲精下滙鄱湖鍾爲令族曰李曰余亦有女貞以相丈夫維李之宗道州敏膚喪厥元配宗祧是圖維余之萑庶其我跼夫人來歸則有舅姑采彼毳茸以共漿餼退拊總帷孱焉一孤夫人閔之以酌逝者汝遺我鞠矢不負汝謂道州疆必當男子病不任婦薦二淑女無歌小星爰卽寧處熊羆之祥十歲三舉汝衍汝豫我粥我乳我不任婦而實任姆秩秩積倉軋軋機杼道州之政時藉崇伍卒爲循吏能節弁州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六

簋簋道州之鄉蔚有嘉譽何以孝廉于夫人取天不卹李既奪道州而孤甫成造物見仇泣謂嬭查和我栢舟食則共牢寢可同裊謂二孺子勉思箕裘毋苦丸熊毋厭膏油次公巖然入司帝猶遂長霜臺不競不縷出牧吳興開府東叟來者懼迎去則追謳如旱望雲如著獲秋植我禾黍芟我稂莠民之戴公如戴元首公稟大誨寔自二母公之退食擁笏垂綬王母誨前慈母誨後爲青州雋爲河東柳邗人祝公願夫人壽天不愁遺誰與其咎二豎爲虐三彭狂踪屬續之夕握次公手金湯萬里爲天子守毋毀若性以殉

老嫗歸報地下庶幾無負邦人士女戶哭巷走夫人
去公公尙我有敬陳蕪詞侑以椒酒如在其上如在
左右嗚呼哀哉

祭章母陸太孺人文

嗚呼吾往者與歸化君游日讀書嗜酒不問酒所從
來與所供讀而差自給者以有太孺人也今者與太
學君游問產矣然亦好客及酒酒所出良而客必盡
意去者亦以有太孺人也太孺人有四女以適壻皆
貴富而其女皆孝謹工治生習於內訓亦以有太孺
人也太孺人爲令婦爲令母以德相夫若子以勤力

龔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七

先家衆然而聲不出閭閻之外者則是太孺人不事
禮暴以希譽也其四女皆力足以茸旨太孺人然而
猶攻若食淡者則是太孺人不欲以已故傷四壻惠
也其仲壻爲吾弟以故當歸窆之期薦束芻而酌以
椒漿夫以歸化君之窆而世貞爲誌之而且銘之以
太孺人之窆而吾弟爲誌之而且銘之太孺人其偕
歸化君而安於地下哉尚饗

祭周母陶夫人文

嗚呼昔余宗姊獲奉師氏病弗任室卒以天逝爰擇
夫人以爲繼配婉嫺靜專夙夜興寐佐師于讀時乃

脩饋及典方州遂擢半刺良二千石閩海尸祀或從
或留咸秉內寄俾無却顧精白王事師既倦游甫謀
息憇有堂翼如其室孔麗問誰營之夫人籌計三子
二女鸞停鵠峙迨師告終母儀愈熾女無停織男不
廢耜中外斬然親故母二門庭肅秩問黨歸惠云胡
末疾奄爾長逝訣不能口聊示以意慈徽永柱總帷
長閑嗚呼哀哉貞少侍師一受經義懋雖晚進忝廁
內第二三郎君不我遐棄過從莫逆蘭金爰契聞計
畫傷街辛辟咷鬱金莖芬爲夫人酌靈軒雖西爲我
少遲嗚呼哀哉尚饗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五十四

十八

祭王母 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豈不一女丈夫哉其事舅姑而相夫子
也執饋之惇與雞鳴之儆優乎彤史之遺模矣夫子
歿而太夫人稱母也北部與進士君所繇發舒其長
者爲名司理爲名法曹而次者亦需次于公車然太
夫人不以二子貴一日而忘義方之訓二子不以其
貴一日而忘烏鳥之戀故出者輕于去其官而處者
重於出而爲仕宦其存也俱養病也湯藥歿也殮舍
凡所以爲太夫者必誠必信而無遺憾然太夫人明
年九袞矣其病不能待者六十日耳諸與二子游者

靡不相約爲薈膏醇酎以俟稱觴之期而貞亦構不
腆辭備華封之百一乃未何時賀者未進而吊者至
客之辭不以祝而以誄則比部與進士君之未滿者
其猶在是耶雖然太夫人歸其全而還二子於朝俾
各以其用聲施於當世則往者太夫人之形而不往
者太夫人之志也有肴在籩有酒在解誄亦何悲頌
亦奚異尚饗

祭錢母 太夫人

於維太君婉孌性成如璧斯璞若金在型嗣配尚書
肅靡和鳴誰鷓其雛大司寇公儀則母之蔭乃女兄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四

十九

孝慈衷焉既和且豐爰舉叔子振振麟趾錢是用繁
幾百其指蘭芬王茂尚父之里維昔 恩綸母子賁
授太君拜前司寇拜後五珈澤首五釜滋口太君九
袞于時王正司寇寔肩八十五齡紫玉盈堂羔帛充
庭傾都涓邑以爲盛事西瑤之臺金母所治既賓南
真太君其貳改歲孟夏返於壽藏 天子所賚題輅
黃腸萬翼翼之百兩將將蹇余先朝從司寇 今者
道門辱仲孫友絮酒莫躬進几莫叩不腆之夢頌而
不悲云胡不悲五福儔偕眠牛伏龍螭首趺龜淑魄
奠虔靈軒飈逝獨留司寇永爲世瑞神之假斯母我

退弁

祭馬叅政文

嗚呼昔司諫公吾州于牧遴其哲又是程是督兄爲
元子衿裾相屬十八其歲秀眉湛綠泚筆而揮頌珠
奏玉靈虬騰空腰褭馳陸菴予鴈行名豈龍腹平陰
先鳴撫已則慙不相接者垂一紀餘始自郎署慰兄
公車廣輔重顧偉哉丈夫韞籍晁賈傾倒張蘇頰睨
輩流不爲豎儒陵陽之玉其猶未沾余謝青臬歸嬰
百罹兄始駿發翺翔天衢筮仕清郎三禮克舉出贊
江藩作匡廬王排剝理解無俟斤斧遷仰彭城漕路
弇州山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四

二十

伊阻兄之太阿光迺稍吐九河奠流百邑按堵袞衣
旬宣菴有東魯䟽膠之役疇不首頰兄執其是以杆
政府榮路在前逡巡捨旃歸侍諫議以終天年余時
倦游納節歸田歲必過我晤語留連太原龍門年則
兄先家有季方亦復叅焉兄之藻辨湍奔瀑懸跡則
鴻冥氣乃虬奮舖醲流離步履適迅余未耄老而衰
則甚白髮漸童齒墮如齧謂兄必出余敢忘遜漕網
之拜兄果應之不薄手板與少年偕鞅掌西東美疾
是依天奪國琛以施蒿萊不覩華軒乃有靈輻壯者
若此衰者可知東林之步限於虎溪絮酒雞炙跡繫

神馳嗚呼以司諫材不竟世庸卒開八袞高朗令終
履巔之文其雄麗空剖剔之傳其聲不窳墮有專祠
再食學宮歿而不亡得子如兄兄之歿矣夫化所權
兄之不亡是在象賢嗚呼哀哉尙饗

祭周師及陶夫人文

嗚呼夫子之弃諸生也蓋九年矣乃始議葬而陶
夫人之逝也前亦一年矣乃始成合丈夫子二王立
而賢孫枝之長者嶷嶷而少者之娟娟去其堂則椽
棟之煥然歸于域則松栢之卷然有一門生蒼顏華
顛敬享以不腆之餼而爲之執紼以相後先又勸辭
弁州山續稿卷之一百五十四 二十一

於隧中之石以傳夫子當右顧夫人而問曰吾其安
於瞑矣夫人當亦欣然曰夫子勗我以代有終也庶
幾不辱命矣然則存者當有悲而無憾沒者有不作
而無不幸其茹我耶否耶後死者亦安能久耶余能
不夫子之朽而能不自朽耶夫子其終茹余毋使余
疾首

祭王學憲家馭文

嗚呼事故不可知蓋先三載而公謝中州之學篆以
歸也時長公已在二尊人膝下矣天下之所謂以麟
游鳳儀者虞其不易致若孟氏之所謂三樂則綽然

而無所虧曾歲月之幾何而封公逍遙于門則太山
頽矣內子溘然而下從則帳蕙灰矣二孺娟好相繼
不育則庭玉摧矣公朝與衰朝而夕與衰夕也蓋未
嘗一日而覩其眉之開夫上有垂毫之母而無代
養之婦悲莫悲于短筭痛莫痛于斬後始以公爲一
世之雄而今乃擅天下之窮其所謂至樂者獨一仰
不愧俯不忤可奉之以始終耳嗚呼公之與余也始
而落然既而纏綿又既而肅焉不知者以爲長公與
仙師之所推及而知者以爲心期之匪愆公固謀推
余以古人而余亦信公之爲巨賢追唯疇曩納節還
弇州山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四

二十二

鄉與影爲儔踽踽涼涼長公繼之如鶩得鳳吾弟三
焉夷猶彷徨及公之旋世稱四王蹇余行之謗劣內
深愧其無當長公既拜金甌之覆吾弟亦膺木鐸之
聘余以衰遲偃蹇朝命物情所嚮待公爲政何彼豎
子能爲公病豈人定之虛言不能與天而爭勝余之
留無益於鄉黨僅能朝夕公之湯藥而已而公諱其
大歸竟不獲伸執手之托雖然不朽之計余寔心諾
以俟長公謀安公於樂土之柳嗚呼公真已矣入公
之堂拊公之几右而恻者獨一猶子欲以慰公何可
慰耶欲止余淚胡可止耶嗚呼衰哉尚饗

六十酌女弟墓文

嗚呼女弟汝有知耶爲無知耶其猶在冥趣耶否耶
吾今滿六十矣記汝疾甚時吳閭舟中與汝訣痛汝
之慈仁短折而羨汝之得從先府君地下也蓋又十
年而先太夫人復往就汝矣而吾獨不能從死又不
能固其匹夫之節而強應 璽書召長藩臬佐臺寺
出則托于吏民之上有冠紱之餘與輿馬之奉處則
稱鄉祭酒有衣食之饒與園池之適吾之負汝一也
又記訣汝時弟懋爲言姊郎不諱長兄能爲文不朽
姊汝猶揮手以謝泫然淚盈睚而不收今汝志在吾
矣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

集中其辭既鬱塞不能暢汝之衷愫又不能爲瑰麗
以表汝之懿媿其負汝二也嚮者吾至虞山之足未
嘗不治鷄黍視汝墓痛哭而後返或歲再酌或再歲
三酌最踈乃自落塵網中則稍不繼矣閉關以來絕
跡矣其負三也自汝歿之十歲中未嘗一夕不夢汝
也其又十年未嘗一月不夢汝也五六年來歲僅一
再夢汝耳豈吾之痛漸殺而思有時怠耶抑汝果已
離冥趣耶嗚呼吾今滿六十矣雖名爲學道而亡所
指授髮太半白齒落殆盡就汝近矣今遣蒼頭以卮
酒酌汝墓汝有知耶爲我告 先府君先太夫人曰

死者即不生。生者且死。我又何憾哉。如無知也。我去無知之能。幾而眠。汝痛也。

舟州山人續稿

卷之三十五十四

二十四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五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祭文

祭沈商城文

嗚呼公真大歸矣去太公之定二歲有奇耳其素旄之飄搖儼然公父之就葬而苴杖之號踊則疑公之猶在而稱兒夫親歿而魂追之親葬而魄依之君之所以自處者良足而使君之子弟戚友能無感痛而累歎嗚呼誰爲戚友繼我公媿公女我子其感甚懿而獨以涼涼避俗之故不獲從公之執紼然尙能爲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五十五

卷之二百五十五

一

大招之夢以寫余哀銘幽宮之石以據公志而予之子公婿也乃兩以公車之役北上病不得躬湯藥歿不得治喪事今茲又不及隧以觀公體之封閉將何以解也公用雖晚而不失進士官雖薄而不夫循吏問左街德交遊服誼且夫萬曆之世公以精蘄核察聲冠兩河而藉畝之令下寧奪時相操切之意而不使萬乘之至下與小民爭利夫仁者必有後公之後穰穰而濟濟者寧非公之所自致耶公亦可以少慰哉尙饗

祭華太孺人

惟靈出自名族佐我鉅公兼惠內外並媿德容
男子如鳳河東仲氏秘書自夫人躬鳩鳩之愛弗聞
于襄公之家政威於素封夫人承之不言乃雍多避
少進樽節靜恭公之云狙如嶽摧峰鍾禍未已伯季
下從夫人毋仲無成代終畝既南闕室亦棟隆爲門
戶計乃割慈衷仲以執選橐筆從容鴛冠翟第匪日
而月露薤忽晞秋護易苗千里扶服茹塊飲血公之
門人貞少且劣甲子亦周微霜被髮我女公子前已
借穴百感攢心一齧切骨是以生芻不獲躬擷械辭
寓觴爲我一嘯嗚呼哀哉尚饗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五

二

祭兵部顧侍郎文

嗚呼公何爲而遽至是耶公之名德如嶽方崇公之
福澤如川方至公之位過台鼎步武公之子姓蘭玉
森繼忽天期之不待偕百慶而靡碎夫忌盈者固造
物之恒事然以公之雅量宏津方優乎其有餘彼胡
然而見忌當公之在野也士林固延頸而望出其在
朝也則莫不加額而相慰至於沒則始而疑中而悻
既乃辟咨而隕涕里不春巷不市以爲失一長者而
旃席之上又若失一典刑之前輩吾聞夫人情者即
天意也豈天高而聽不卑將所謂意者不可測而所

謂情者不足恃耶雖然公弃官而奉太夫人子道精
矣先後所居官以節惠稱臣道成矣出以無心處必
有名施不傷惠謙不匿情益不盡之福授之於三子
而未竟之志太史君爲之敬承生既無作沒豈不寧
嗚呼余少於公三歲而公以姻婭之故吏人行我而
不難屈余既前公而歌鹿前公而釋褐公兩後余以
處復兩後余以出京尹之篆余授公而若脫鄉里之
縉公繼我而森發公卦數僅周遽乘犬期我縱未死
能復幾時類照傾波逝者如斯我不暇爲我憂而暇
爲公悲耶夫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以公悲公初不關
我薦以三艸酌以三雅公知不知無所不可尚饗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五

三

祭李伯承尚寶文

嗚呼齊魯文學益出天性公登上第肄棘寺政其於
歌詩業已彪炳余齒最劣托載末乘公不余少有昌
必應余樸汝削汝裴余鏡睥睨一世楊屹于春天寔
妬之公出邑臣余既失公而得于鱗謝生厠馬皆公
邑人吳駢宗徐楚僅國倫表東海風旌京洛塵下猶
大曆上則先秦公稍晚收爲司農屬與四五子杯酒
徵逐調不必諧當心則伏栢梁徵和平津館穀遂參
法從尚

帝璽鼓余與于鱗或使或牧岱宗一角大湖一曲公
倦長沙霜風淒其歸歌濮上春雪霏微戛玉敲金少
女色絲于鱗不吊誰當鷄尸大國之賦公其任之亦
有句踐倔強江淮川途阻脩鱗羽沈飛三十餘載曠
然音徽間有酒客過履道理謂公儼如香山居士其
貌逾壯而辭甚綺四部之傍治圃稱此木藥緋桃文
瓜縹李查肢素口珠綠綃紫令色矐目韶音眉耳名
位小遜齒則與埒遺編百帙等膾羣舌造物所靳佛
界亦缺伯道之哀今古同轍俯仰塵代渺身轉子絮
釀臠肉以伸遙訣余衷聊寫敢必公餒嗚呼哀哉

弇州史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五

四

祭行太僕徐公文

嗚呼在昔癸卯州試作者九人八登上第公偕小子
與名其次公升我沈我起公躡泊乎晚節並賦歸田
屈指鳴鹿四十四年公既黃耆余亦華顛伏櫪之歎
不形酒間九月幾望風雨剝琢爲嫂龙葵不朽見屬
掖扶強拜夢語艱續曾未二月公亦就木嗚呼哀哉
公於績文不必先秦風馳電爍唯意是臻公於談理
不必程朱川盈卉敷唯心是模筮理長沙其政嶽嶽
入端西臺其言譁譁維揚之巖千商口碑所蠲省者
州萬有奇三輔西楚械樸多士凡百萌蘖今皆桃李

桃李既陰萋菲間之拂衣歸來直水之湄老氏三寶公所崇公曰不敢先曰儉與慈三寶之崇儉乃獨冠食母再簋衣必三瀚居取容膝門絕改觀累織積微未可訾笑公有三子長游太學仲季差少嶄然頭角尼父齊齡柱下同著與化俱盡云胡弗樂余少於公十載而羸後死斯文敢忘夙誠荷籩肉芬瓠壺酒清爲我鑒歆小緩騎鯨尙饗

祭李進士元涇文

嗚呼先生宗伯猶子光祿素封策名公車游秬國雍三十餘年而弗竟庸出入靡時惟意是從舉體無凡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五

五

四

有好必工姑布子平方藥射覆尤喜堪輿如亥如璞籃筍布帆窮水走陸見爲任俠中實長者敦睦宗姻愍惻鰥寡間發氣誼多所施舍有田百頃依稀鄭公與客共之食恆不充是以中挫裁足自供探竒志怪抵掌捧腹譁浪風流惟日不足七情所鮮哀懼惡欲余壻慶門齒偶相若余第辱交深肺腑托晚合太原過我尤數忽不見者垂三月餘乃聞善病與食飲踈蟬蛻一榻條然太虛治命洒洒不三言足歸骨龍山爲期必速蔬食玄酒毋煩牢肉嗚呼不脩淨土而中無穢不希長生而達生趣有丈夫子雙壁並峙蕙肴

蘭蒸玄酒一卮前死後死能復幾時靈胡不樂我亦
奚悲

祭從孫比部仲孝文

嗚呼惟我瑯琊遙遙羣胄既顯江左州世而復伯王
父公鵠起高第爰篤聞孫曰學憲氏吟裾嶺表模楷
昭代歿而可社典刑猶在豈唯燕翼亦乃貽厥是用
薦爾光此闕閱積學需次諸生有聲射策金馬褒然
羣英兩佐秋官于南于北臯陶洲問蘇公敬式出叅
州群惟勤

私書不發以律視身天衢甫亨中道
而和彼其萋菲還我業梓寓公在吳栖遲衡門彭澤
弁州山續稿卷之一百五十五

六

巾車於陵灌園伏膺過我談咲相屬貌雖清羸炯然
眉睨曾未幾時計音忽傳人理未竟天期曷延嗚呼
哀哉祿不千石壽未六旬仕僅通籍產止中人子生
視貞五載之後子生五載而始有懋塵世瞬息先後
奚論惟是存者曠然消魂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教諭朱師八十三翁文

嗚呼元真未滴乃薦我公至文無章大美弗庸釋榻
水衡仍司伴宮三詠菁莪矜祝籛籛資籍漸深旌書
婁下未晚除目將寄民社而公脩然巾車返駕徜徉
清泌婆娑乘柘五畝之宅邑田中半土毋改闢室必

仍貫肉辭羸簋衣取掩骸恭不敢先人以爲愼貞年
十八從公受經半歲而必貞忝先登春風藹然絳帳
餘馨公遜不居以我爲朋始貞倦游公向家食朱紱
青衫先後解職公眸炯然髮宣齒白自悵蒲柳仰羨
松栢偶語二客我有駱師九十四年視履不衰公少
十齡行將及之二客啞然俱已騎箕余痛失聲仰天
而譁駭猶異方公實鄉閭舍歛弗視塗乃非夫秘不
發喪抑誰之辜扁舟載浮哭公殯所屈軼爲壘折荷
充俎醪青饋崇神其茹吐尙逢駱師方駕天府嗚呼
哀哉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五

七

祭故廣州司理駱師九十四翁文

嗚呼南極斂精東越泪和稽山黯其奪色鏡水涸而
無波里杵悲以罷春缶聲歇而嘯歌惟大老之不愁
遺使我中佗條而泣滂沱昔先公之聽鳴鹿實從公
而誇附驥謂至德之可師非服膺乎未稔貞年十五
以易從事鑿汗血之一斑謂千里其可致稱我寶刀
之誅若新刃之發礪以元公而見擬托虔贈之可憑
師困公車司理百城吏若嚴霜之被體民播青天之
頌聲偶用酒德中譏領郡十部揚而未足傘辭抑而
不振貞心大度了無所恨犢留步返舟輕石鎮二凌

芑芑其被壠五柳依依以當門或垂釣清溪或行藥
中園咲賀監之滯淫陋潘今之陵援鄉飲見推爲祭
酒齒德殊當乎達尊惟余小子叅藩於浙師來自東
醴酒時設顏猶渥丹鬢未全雪雖居間而匪私終蟬
緩以難別循是以還歲脩詵遺當伏生授書之歲致
封人三祝之辭慙稊稂之爲導實綴壁而聯璣賈鷹
揚之壯氣寫蠅頭於素絲師爲介弟擇壻而得大司
馬用是優游晚節徜徉里社惟中丞之攬轡表通德
之精舍廻夕照於維乘噉春雨之甘蔗小爾從容狎
隄百年而乃帝予九齡僅益四焉忽莞爾而觀化奉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十五

八

入機以周旋豈直同輩之漸盡卽子孫其湓先絮酒
炙鷄遙薦靈几旣已哭吾師復潛然而念我先君子
蓋嘗後師十五年以生而前師二十五年以死慨修
短之殊絕淚浪浪而不能已

祭太常鄉國子祭酒座至王稚川先生文

嗚呼我公姑山鍾粹入叅史局兼司內制三領成均
陶冶多士天下歎焉未筦樞寄叔孫太常荀鄉祭酒
雍雍九列若若兩綬天下歎焉未位朝右西曦餉畧
南山假田踰七望八顏童髮宣天下歎焉未登百年
思覃著述學黜訓詁車洛舟閩以追鄒魯天下歎焉

未祀兩廡凡世所歎非公所悲公有喆嗣晚而奪之
遺經曷授與影互依雖公所悲非公所恨危躬秉誼
世不我信事與心睽名隨位盡昔在世皇輕用三
尺捍相乘之甘心遺直公言不可義形於色其事垂
解儉壬爲間粥其筴曰養虎遺患公時扼腕爲我長
歎惟余小子首發其端意公門人必得彼歡公諫弗
讐公志已殫貝錦滔天簧鼓反覆謂公貌言中實醜
毒彼其之子有耳無目筮孤竹貪魯男子淫火不辨
玉毀求鑠金彼其之子有胸無心嗚呼我公雄骨山
峙辨屈千人氣蓋一世以此居顯能無見忌烟霞五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五 九

湖松菊三徑古稱丈夫蓋棺事定天不可論人則已
勝侯生守玄非謫劣宜登徒九辨庶以明師絮酒蘭
蒸跡繫神馳

祭劉大司空文

嗚呼我公天骨挺秀碧梧益長玄鶴等瘦百能盡歛
一虛爲受溫其良玉微則醇酎妙年公車躬策見竒
巨源雅量叔則令姿米鑑王衡舍公其誰既長考功
竟謝銓司兩政留京九列婆娑人以爲少公以爲多
其茹蔬糗其室薜蘿所以省寺不異巖阿棘卿再除
司寇旋貳他爲相戚且攝行事公之割榮逡巡如塊

拜命邦土遂改歸計公之禔身瑩若處子公之居鄉
靖若畏壘胡不百年甫半而止硤江涸流黃牛隕陞
余弱弟懋偕公同薦與余神交豈必多面飛書累訊
頽鯉豚鴈得公計音乃自朝彥 帝錫黃腸已復而
土匏余此身一室夏甫何以將遙絮酒藿脯所憐各
天詎意千古嗚呼哀哉

祭唐憲副文

嗚呼在嘉靖中公成進士而我先公寔附驥尾南安
之政爲循吏軌入叅兵謨時惟多壘扼腕言計氣攝
諸郎西川險遙賢詰廻翔一贊旬宣三提臺綱惠則
弇州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五

十

春風威乃秋霜天衢甫暢衡飈斯妬繳羽清時蹤跡
中路里社浮沈枋榆早暮或鼓或罷孰知其故阮籍
長醉屈平獨醒醒醉之間於斯取羸時過博徒間狎
樵青衣冠敦賢何必畦町清質濁文與義爲偶往貞
登朝辱收小友貞時少年寔勇於酒如衡邁融爾汝
公受晚師竺乾而跡楊朱是以隣壤音塵漸踈兩世
之交能恻然乎蕙殺椒漿餞公冥途

祭邵元化文

惟子素儒溫恭樸茂學足潤身材亦肯構余少不敏
辱從子後子遊類宮屢膺都肄見賞通神謂爲國器

蹉跎不偶遂謝學事歸守世業以醫自名家有祿膏立令死生治無擇富讐不取贏有嗣穎發遺經是篤文禽五彩見者屬目攬輝未試扶搖可卜課耕之餘佐以儉勤年踰下壽產過中人胡不鼓缶拮据累身筆研之交瞬息四紀洛洛晨星獨余在耳漿酒雖薄有淚薦子嗚呼哀哉

祭從弟瞻美文

萬曆十五年丁亥夏四月而吾從弟瞻美病噎不能食時猶未甚也世貞每從鄉中視之輒有加至重九之次日骨立矣因屬余以後事其談說慷慨無兒女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五

十一

子態擘畫皆有緒神氣不衰尚能引酒一白人乳一甌薄糜一壠十九日上有事先君子之瓏猶能先期策杖入叩首口誦祝辭琅琅也余以故得自寬報謝練川諸君子還至中道而得計矣倉皇馳歸視汝汝已就木矣環汝而哭者男女十餘曹纍纍然經矣三歲之孤抱而覓爺爺無處矣嗟乎安能使余腸不寸折也記吾使維揚歸汝已逾冠爲諸生其時汝方蹠弛食酒漁色陸博縱遊畏見長者然獨知親何余不余避也余酌汝則醕食汝則飽規汝則受余亦不汝弃也迨余用家難與少弟敬美歸汝介於其間頃刻

不相離也自是汝行日益脩志日益立般樂怠教日以削減雖汝自謂蘇中之蓬而吾亦竊信他山之石矣世父有丈夫子四汝最少汝以極意侍奉最能得其心然其歿也雖尺地片瓦不以厚汝而使伯仲專之知汝能讓也汝共養生母踰八袞矣輕暖其毳之必致然寸絲尺縷不以厚汝而使女弟私之知汝能友也伯氏衆蓄汝汝拯其嫠子婦而卹焉俾忘嫠也叔氏時簡汝汝收其二孤孫而誨育焉俾忘孤也是汝不以醵廢厚也邯鄲姬有蠱汝而欲嫁者幾成聘矣余一厲色而卽止是汝不以醜廢正也百里之內

外稱汝友者解衣推食之不遑死必祭喪必賻然而視其橐則空空矣是汝不以貧廢誼也汝年過五十而未有子人謂汝爲德若此當不使斬焉汝後已而果有子矣今歲汝子當痲勢頗危人復謂汝爲德若此痲者當不死俄而痲良已矣此二者汝之所不能必之於天而天卒予之汝以未衰之年保汝所固有之身而天忽奪之何也且夫噎者起於鬱塞而弗舒恚怒而不獲解今汝之所少者獨子而其所慮者子之痲皆遂矣何所弗舒也間左以吾兄弟故推汝祭酒出乘車宴尊席側耳而聽顰咲而又何所弗解也

然則汝之所可必者天而所不可必者亦天耶其卒
予者天之定其忽奪者天之弗定耶汝於生死之際
似已了然其戀戀不忍釋者八十之衰慈三歲之弱
稚耳汝母已斥聰明忘志慮而日進七箸當不有他
郎不諱而身後之具已周任之易也汝子已瘵吾當
鞠而撫之以俟成長雖然聊以盡吾心而已吾長汝
五歲其身之不保而能保汝子耶庶幾吾弟壯異日
當代吾吾子與諸從又壯異日當復代吾弟亦無過
憂而子也嗚呼瓠壺之酒蕉盤之肉居與汝共之吾
今者薦汝汝能餒否汝餒而予莫知也予有餒而汝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五 十三
莫勸也余竟安能以母悲耶雖然余去汝無幾時矣
余不悲矣

祭大司空徐公文

嗚呼歲昔龍蛇天不愍遺以我公往士類纏悲惟余
小子適軸之是泥不腆夢言托之家中以薦公之几
距於今忽六載矣題湊黃腸像塚祔連馬鬣之封鬱
鬱芊芊 天子之所以終惠勞臣者既渥且專胡適
迴之既久而魄始寧歸其千百年永安於斯若乃公
神無所不之益虞山之足滕公之佳藏也宜春之社
則朱邑之桐鄉也大桁之里則張綱之洛陽也南昌

之四履則陳蕃之豫章也三楚之墟則水鐸之所耳
提也滇海之邦則惠文之所彈治也卽不鬼我其廟
貌亦家祝而人尸公何憾於一沒獨典刑之不可追
嗚呼不泯者心未盡者用難必者年有限者夢後死
斯文其責在予聊綴一傳志公夫都魂而有知鑒此
生芻

祭汝康宗老文

嗚呼子我宗老既貴且賢爲鄉祭酒八十二年擇履
而行揆雍乃言薄取奮予以全其天始用經術斐然
名士庶不近名和不失已出入中外數蹟數起雖則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百五十五

十四

數蹟竟破金紫疇謂造物妬之使歸上有親侍下有
兄依二簋蕭然戰勝而肥蔗竟逾苜蓿里晚暉余行
雖前敢慢其二張拱以趨寔爾駘背昔者稱籌期之
百歲曾未何時展轉牀弟月朔之前黯淡數語若所
深憂匪以外侮愛子稚孫責在存者膚肉垂盡所寄
肝腑迫欲走訣計音隨來歿縱子寧余能不哀薄俗
閱墻亦曰殆哉王誅鬼責子無軫懷尚饗

祭韓封公侍講文

嗚呼鍾扶輿之盤礴襲東吳之英異旣姪脩乎儒術
復躬勤乎穡事口無詖辭行不詭類及豚魚者中孚

之感通神明者孝悌之至然而名不登於有司譽不出乎闈闔田彼南山樂此清泌是用天錫之報報以詰嗣伯子樹惇而工良技挾岐黃之特傳將仁壽乎一世遂篋農書列籍下士次篤仲君蔚爲國珍射金馬之清問窺青藜之秘墳進講東觀教胄成均三衛多士偉哉以人贊陪京之禮樂佐常伯而擘星辰公起衛門遂階近臣亟賜黼裳屢拜王綸惟鴻漸之飲食衍衍覩燕居之德容申申割尚方之腴供沃大官之上尊而公若固有之黜盈削忻羨榮者以爲布衣之極而杜機者猶謂畏壘之民八十三齡泊焉一夢

余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五十五

十五

等彼吹光中無搖動祝史告公以大歸素旄飄颻于霧霧合九郡之素車填雍門而馳送薤露之章轉唁爲頌惟門生與誼故流西州之長慟貞私寔深其敢忌痛絮酒藿炙以爲公供且祝之曰公其緩鞅行將有宗伯致奠司空致贈以大賁公之壘公能無陟降哉尚饗

祭陳司寇文

嗚呼公起諸生而宰劇邑其俗信信益天下之所不循者而遺思之在人去三十載而猶若新銓司

乾沒與悍相之衛雖益天下之所攝而辟易者而

白簡之彈射凡婁上而不遺力其宦之窮至一拜杖
一編氓一遠竄皆天下之所不堪而享之則甚其
後之達若佐納言長容臺中執法少司馬席未煖而
輒移皆天下之所豔以爲驟者而居之若固有盆可
生可死百挫而不可奪者公之操或出或處無入而
不自得者公之道光霽蕭洒藹然而春融者公之襟
風稜戍削凝然而壁立者公之貌嗚呼壽隤七袞古
亦稀矣秩至三品今不卑矣然則士論之所鬱而未
滿者將無謂其豹變之文與鷹揚之武猶有待而不
盡施夫固以公爲天下惜而不以位壽爲公私余生
弇州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五

十六

後扞公八載而仕先扞公九年時躡時起跡若比肩
然公竟以璧完而余尚未能瓦全同處也公愉暢余
曲局同出也公行遂余行惡同學道也公得骨余得
肉然則後而生者奚長前而死者奚促耶奠公一觴
公其歆否余固不能信公之必歆而能信公之不朽
也嗚呼哀哉

祭王少荆光祿文

嗚呼公少而爲贈太保公之愛子佚而食其封既而
爲封官詹公之令弟佚而受其哀晚而爲武英相公
季父佚而享其崇所遇可謂豐矣公不以贈公之

封而輕爲澆不以封公之規而陰爲媯不以武英公之崇而遽爲驕所以自處者超矣與公游者以公爲處子與公隣者以公爲畏壘知公者以爲璞含而不知者以爲茅靡公於德庶幾能止矣天之所以厚公者固無所不備而公之所以凝承於天者亦無所不至譬之汎海而得千斛之舟盛醪而得十石之噐宜自今以往公之辰皆花月泉石之辰而公之身長爲花月泉石之身柰之何一病而遽艱於飯再病而遂返其真嗟末俗之漸下思挽瀆以歸醇惟我公之是藉胡爲乎溘然而就淪以封公七十而殺其二武英

會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五十五

十七

公尚痛其眉壽之無幾而公今又殺其一紀則武英公當亦不能已於懷而爲公之子者又何如其毀耶去吾之居而東不能數百武而公死吾第太常死江侍御死旒相望於目而哭相警於耳蓋半歲之間而悉收其賢士大夫而付之蒿里彼洋洋而過者以爲造物之無章若此我何悼而不爲長蛇封豕也嗚呼余且歸矣歸而疇與依疇與吾呼盧而白飛且逝者俱不作又何以識余歸之是而不歸之爲非寓絮酒於白門望東滄而淚滋豈靈旂之必假聊以寫乎余

思

祭江侍御文

嗚呼震澤趨海中滙爲江誕毓文武以餘我邦帶礪
君家世有麾幢君之先子始業章縫誰承家學君獨
穎出歛其鈇鋒以俟一發麟經燦然金駕鄉達當陽
癰左奚必穿札筮令巴西譙周之鄉厲憑其骨以爲
灾祥君如弗聞正直平康麥秀兩岐維馴於堂譽命
上逮尚書尺一昇爾豸冠以肅南術烏府清霜白門
皎日濟以恬和共賴寧謐尋陟北臺令聞益孚一疏
治水再䟽蠲租起骨加肉吹律嘘枯解自倒懸聚而
權呼願君朱綬願君黃耆大德得位仁者必壽胡計
弇州人續稿卷之百五十五

十八

之傳疾于轉首丹旄驅前素韜在後鄉失賢者國淪
蓋臣嗟嗟昊天胡乃不仁溺人於淵併讐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厄閨之月余仲弁逝與君同里又復
同歲豈其脩文而同厥事逝者已矣存者何冀玄武
之隄時踟蹰蹄每一戾止黯然興思所惜者大詎止
襟期絮酒雞炙君其吐之

祭張省甫太保文

嗚呼余郎比部而兄令滑滑固巖邑銳若劓發三輔
騰最其聲跂鬱于鱗比壤爲二千石兄贊所業與相
難質彼時寓書循吏非一而此少年必不可失誰狎

齊盟宗吳楚楚兄時晚入不分邾莒跋詞酒縱橫
笑語其器溫如不茹不吐戲謂五君彼巨源者非佩
兩綬則登三府兄尋奉使五嶺之東余忝持節遂歌
齊風叅差各天窳廓雙鴻所不直者餘十五冬壬寅
之秋開府吾吳執手契濶悲喜滯俱授余草土登之
薦書余起兄躡兄還我逋飛潛異踪復垂十年兄肅
皇威以威浙奸長鯨遁逃海波晏然入長西臺遂領
中權北門之鑰疇能舍旃過我弁中劇飲三宿疇其
相者司馬伯玉三星在天列宿群屬貫石撥金調絲
諸肉自兄登壇獷悍束手再飛遼捷執訊獲醜虹玉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五十五

十九

圖腰鵠金懸肘誰其衣錦魯公拜後薊人惜志兄口
無狙殘民以逞黷武非經黃屋長尊黔首救寧古有
南仲亦曰營平城我朔方撫彼先零元功告成乃典
邦政一意明節齟齬權倖門既窒群鼠趣途兄拜
稽首臣責不稱 天子曰俞給驛以歸俾爾晝繡乘
梓其輝牛酒上冢躡琴先馳陋彼臨邛小臣奚爲定
軍之西忽隕巨星涪巴涸流岷峨權傾廟隳儒棟國
隕長城沈慈海航拔詞林旌胡遽溘然上應祲氛天
漢騎箕祝融化雲太常易名熟釜勒勛畢萬牖下夫
復何云所不釋然厄閏之月余第旣隕兄復同蹙漏

畫星踈天殘地缺朝計驟聞神鬼隕越兄有心事皎
日長空兄有襟宇霽月光風藩籬不隔蹊逕莫踪間
一秋殺無妨春融大事頃刻斷在不疑股掌兇渠如
狎嬰兒爲唐汾陽爲宋稚圭年位差亞文采過之嗚
呼經世大畧束之一棺其史甫青其骨已寒雖則有
寒其心尚丹痛唯仲秋有西飛翰上言強飯下言相
思悉梓歿文俾余序之余偶後死敢以拙辭兄所不
朽豈其見資吳蜀萬里踰越險路雲棧莫驅峽江難
泝蕙草三枯椒漿空絮唯此一心兄其或茹嗚呼哀
哉

奔州人續稿

卷之百五十五

二十

祭魏國公少軒文

嗚呼天厭夷德薦我高皇掃除群兇統一萬方誰
其元勳唯中山王宇宙再闢日月重光爰啓兩國殉
節沈幾扈聖燕京冥陞留畿惟太保公樹德務
滋享國久長餘五十朞公爲世子維家之慶歛其文
武以事溫靖豈必當官是亦爲政太保之薨始拜
功令悅樂敦詩以將中軍虎旅十萬罔敢獮奔得公
一言煦如陽春紫氣不滴黃屋長尊汗馬之勛孰賢
平陽椒房之戚孰貴竇梁甲第連雲膏豔相望僮奴
億指粉黛成行將之以謙御之以禮接公之顏柔若

兗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佛經書後

書破邪論序

虞永興世南書蹟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論序稍大者孔子廟堂碑而已破邪精能之極幾奪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猶似不能忘情於蹊逕耳當時永興與傅公同朝自當以博雅亮直相契許而此序誹亢不假借豈非二義互讐各精護法故耶

兗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一

攷之唐史止言奕鄴人爲太史令以武德七年上書詆浮屠法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善之未及行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而宣律師記傳則云奕范陽人少入周通道觀隋開皇十二年事中山李播爲道士武德初入京謁道王巋爲上賓遂通其女婦尋拜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十二事高祖覽之廢諸州寺塔貞觀十四年暴卒又引唐臨冥報記及馮長命絕夢俱謂以謗佛作泥人泥人者泥犂獄也余嘗載之宛委餘編第十八卷謂傅公在武德初年已望七何得有奸私事臨終書青山白雲語必不

墮泥犂母乃宣衛道讐異之恒及考傅公十三論引據治體正學必以李老孔子並稱然則公果少入通道觀事李播爲道士耶將無武德之際天子崇老氏爲鼻祖不免借重求勝耶攷傅公論雖極排詆未盡輸攻宣間流遁窮亦愧墨守特以大道無諍止諂不辨魯衛競兵忘我文祖秦趙吞社不知非子則此紛紜之論俱未爲得也三代之際未有佛法而治安且長東京以還既有佛法而亂亡且天此言却不足辨榆罔太康夏桀商紂幽厲三世胡嘗不暴外丙仲壬二世哀平胡嘗不促七雄劉項胡嘗不殺羿促新莽胡嘗不募若以無佛爲績彼當誰執其咎然而此桑門者被堅固鎧操却敵戈而曰拓拔太武宇文李武與柴世宗皆英辟也三武以廢佛教故不踰年晏○拓拔感厲被弑宇文李柴皆僅三十六而天且無後趙徽以廢佛教身幽死王庭絕漠爲法門之快然姚興最奉佛屍未冷而舉宗殲夷秦社屋梁武最奉佛陷侯景諸子魚肉死而梁鼎夷且以石勒石虎之暴戾焉而事佛以阿育王齊文宣之醜殺焉而事佛阿闍世王之弑父隋文之攘君焉而事佛以胡靈武嬰之姪武加殺焉而事佛其稍能終善焉者差阿

育隋文而已若以有佛爲功此當誰執其咎要之佛
用方便爲德然不能度無緣人因讖除爲功然不能
脫定業去慝就福則刹那淨邦假福掩慝則步武阿
鼻雖云不可思議常理昭昭固非爽也若使歸驩虞
於大雄責織迤於竺乾豈唯帝釋掩耳卽阿脩羅亦
將抵掌而笑我競矣

僧倜禪師傳後 一曰僧稠

覽倜禪師傳密行妙解化匪元魏高齊之際一時龍
象蓋南嶽思天台顛所不及也第攷朝野紀聞全載
二書則謂倜少作沙彌徃徃同輩獐豸角力輒以劣
兪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六 三

弱見侮祈於金剛神求庇一夕夢神現大身執杵通
令食筋盡一鉢覺而力驟發同列猶侮之因橫蹋殿
壁行數百步躍首至於梁者數四乃引重千鈞拳捷
驍武動駭觀聽後遂證果入林慮山構寺宇窮極壯
麗齊文宣聞而怒欲僇之躬率數萬騎徃討倜領僧
徒候於谷口帝恠問倜曰陛下欲加法貧道恐血汚
伽藍故爾受僇帝大驚禮讖旣設饌畢謂倜曰聞師
得力於金剛神欲一見可乎倜曰此人力耳當爲陛
下見少神力因勅諸梁木起相搏聲若霆震摧逆紛
墜帝懼而止之遂聽倜度人造寺無得禁止今傳不

載其食筋呪木事第二云出家落髮識神厲勇及受十
六持勝法節食鞭心九旬食米量至四斗又遇懷王
西王屋山兩虎交鬪咆響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散
而去齊文宣加害領徒預逆因而感悔此却符合又
傳謂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
而終異香滿寺茶毘之際白鳥數百徘徊烟上悲鳴
移晷二書所載則又云於并州營幡子未成遘病臨
命願爲大力長者旣成此功後三十年隋文帝過并
州見此寺而渙然若記處分營造其寺遂成當時故
謂文帝大力長者也尋傳所以不載者得非謂個師
并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四

業證四果位居五地豈得乞靈烏芻現身國王習小
乘業作有漏因耶然攷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生生
二十年而始爲乾明元年今乃稱個師後身則尤可
笑因附記於後以補傳之闕且證別記之謬

題南陽國師傳後

司空于頔問紫玉大通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入羅
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此事作麼生頔失色師
曰者便是黑風吹入羅刹鬼國代宗在便殿指觀軍
容使魚朝恩謂南陽國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
問曰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衰相現前奴也解問

併法朝恩大怒師曰卽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二股極相類亦大俊快然禪和子徃徃用此伎倆久之不直錢矣于司空原籍是羅刹鬼國人魚軍容落地便結無明種子一生於其間作活何煩問對也

知玄法師傳後

佛祖統紀謂知玄法師自成都謁僖宗優禮之賜號悟達尋歸九隴定中見菩薩摩頂說法言訖卽隱俄見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鼎錯二字玄知夙業卽右膝安卧而逝世言玄之前身漢州三學山知鉉法師臨終感病與玄正類及致神僧傳知玄邂逅

奔州山人續稿

卷之五十六

五

一僧患迦摩羅疾候視無倦至別僧曰子後有難可徃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二松爲誌後玄居安國寺僖宗禮之賜沈香座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以飲食餵之則開口吞啖因憶僧言入山尋訪二松之間佛寺儼然故僧出迓甚懽遂留止宿告以所苦曰無傷也山有泉且灌之卽愈及明至泉所方掬水際瘡忽人語曰未可也公不讀西漢書乎曰讀曰旣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卽盎後身吾乃錯也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爲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公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而迦諾迦尊者

以三昧法水洗我我去汝不爲怨矣玄乃掬水洗之痛徹髓絕而復蘇遂愈回顧寺無覩矣玄因卓錫其地述水讖三卷尋二本所傳雖一知玄前身袁盎而其事無一同者第其爲寃報則一耳豈盎陷錯雖深而它行尚可錯被寃雖慘而餘因爲劣耶因識於後

書佛祖統紀後

自景德傳燈錄出而續之者至合爲五燈其統則釋迦世尊而下爲迦葉阿難陀中有馬鳴龍樹以至菩提達磨爲西天二十八祖達磨來本土爲初祖以至慧能爲六祖而衣鉢絕矣六祖之後最顯者二宗曰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六

六

南嶽讓青原思讓之下爲馬祖道一而道一之後其著復五宗而此統紀則宋僧法槃別立教宗以法華爲經天台爲統止觀爲門曰三諦所謂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爲此一秘之藏不顯蓋三惑覆之於是立三觀以破三惑曰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或法身德大抵其義豎於龍樹演於南嶽思而備於天台智者自達磨西來之後一洗而空之直截簡易最爲高明之士所傾信而此說漸屈法槃乃推南

獄思以繼龍樹推天台智者以繼南嶽而自提婆遠
多以至般若多羅西天之所奕葉而徑畧之乃至斥
禪那於別傳引遼人焚壇經寶林傳以爲快謂雖異
途而不敢不贊者賢首藏師叛去而竊用其義者清
涼觀師公爲異同而自立已意者慈恩觀師又謂圭
峯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入定次第之學何用兒
戲以侮耆德嗚呼天台非非統也止觀非非門也醍
醐酥酪皆乳也釵釧杯盃皆金也物尚無諍而我何
諍爲且夫之燕者懼南其首耳吾北首而或水或陸
陸而或騎或步卽歲月之小異何患其不至哉近有
會州人續稿

卷之百五十六

七

一妄庸僧口尚乳臭目不識三昧而輒作披荆鉞以
攻賢首皆法槃輩爲之備也故雖精博如李長者超
絕如大慧杲而不敢以爲我師以其有諍心也何況
法槃又何況此妄庸僧一么麼也

書佛祖統載後

元僧華亭智常作佛祖統載其名與統紀同而立例
却異自七佛以至二十七祖中國六祖一花五葉爲
主而教典正傳淨行神足亡所不該又效涑水通鑑
編年之法爲之其用心亦勤矣第有未滿人意者釋
迦旣爲始祖且係教主卽當詳其罔明兜率之緣與

生時化導之跡不宜大畧一誤也未世如觀音化身
爲宝誌僧伽彌勒爲傳士契此文殊普賢爲寒山拾
得尚猶記之而此四大士親助世尊行化瑰偉竒絕
舍利弗須菩提皆佛大弟子而曾不得與諸高僧並
記二誤也我佛未生之前編年何用至於三皇諸紀
皆路史稗官之談恠誕不經又與佛典非合而備載
之三誤也佛生之後震旦世次沿革志其一二以爲
年綱足矣而備載不切之政濫紀無涉之入四誤也
志存伐異即猖狂甚口之辭必收事取黨讎則鄙俚
不經之語亦錄一語有助則小人盡爲君子一事相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五十六

八

睽則賢者遽成不肖五誤也大槩所熟五燈會元而
已而於全藏未爲淹通挂漏不少六誤也僧雛際會
恩禮貴富取眩俗目書之有味七誤也須大出子墨
一番作用去十之八益十之三然後可稱釋史不愧
法門聊志於後以俟異時

第二卷載太古諸君盤古天皇地皇人皇氏五紀太
昊炎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商諸代旣在七
佛之後又非釋迦同時至於三皇以前語出稗官事
多荒誕畧之可也即如太昊在位僅一百年女媧
在位二百四十年而共工大庭以下凡十五代而通

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年則人各得千餘年天子矣
豈理哉少昊既云黃帝子而系黃帝復云十八代一
千五百年顓頊既云黃帝孫少昊之從子而系少昊
復云十代四百九十年帝嚳既在黃帝曾顓頊從子
而系顓頊後云八代五百二十年帝堯既云黃帝玄
孫帝嚳次子而系帝嚳復云九代二百五十八年何
自相矛盾至此也

第三卷世尊降生成佛事當詳而反畧其生也曰二
月八日其出家也亦曰二月八日又曰十二月八日
今天下俱以四月八日浴佛而以臘月八日治粥供
佛及施僧則兩二月八日恐未確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二百五十六

九

穆王乘八駿游西極孝王時外國進二尺虎四角犀
宣王時史籀改大篆平王政出方伯秦始皇逐諸侯客
東巡瑯琊刻石何預佛門事後放此

老聃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麓反唇鵞鼻髯尖腩聃
耳鬢頭諸醜狀誰見之復誰紀之蓋道家者流妄稱
其有八十二種好相擬於世尊故釋氏之徒從而加
毀也史記云老子入河沙不知所終而於紀已卯年
著其薨亦無證夫子獨詳而不敢有所訾者以夫子
之徒方馭世故也

始皇癸未沙門室利防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此事殊誕妄不足信

第四卷中即將蔡愔博士王遵等西訪佛道至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師而迎之歸恐非實錄當是摩騰法蘭自來也

釋道比較焚經事妄是時無道經且所稱大臣皆不合吾前已辨之

第六卷支公養鷹復養馬大違佛戒且晉世高僧皆以老莊得僞聲於本教故自淺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六

十

孫興公許玄度於佛有何關而傳之郗嘉賓為桓氏弱晉者也爾時諸僧雖不過得數百緡便相稱述耳第七卷肇公為姚興所殺不知何故諱之不諱師子慧可無識玄高而諱肇何也第八傳所謂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清風恐亦係傳會是不類肇公語

第八卷謝靈運謀叛棄市於佛何關

僧道不拜王者可也若不拜父母則唯世尊始得

第九卷達磨觀世音大士化身也而誌公亦稱大士化身同時顯化南北人用為疑是不必疑千百億身之二人耳

范曄魏收以其能叙述釋氏而無貶辭不知曄之逆亂收之淫鄙去崔浩李德裕何雲壤也

第十卷載文中子事甚詳以其節有西方之聖故也第十一卷謂唐高祖受禪百官拜無僧但山呼拱立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靖奏曰僧未登聖俱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帝令定優劣編入朝典按此時尉遲公方在宋金剛部下作賊文靖爲內史令亦無爲金吾衛將軍

原州五石青質白文成字秘讖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於佛何與

弁州山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六

十一

樊法師之穎朗善記其什公之儻乎而繁烈勝之於道稍不足者綺語耳

第十二卷黃奔弘忍大師夙生事余於本傳辨之

吳太后武嬰之淫亂而能弘佛法豈直能知佛法者即權教所不棄豈止枉尋直尺得獐失兔而已

阿闍世雖殺父不赦十二時中尚有善念如二雌者善念永絕必墮無間

嵩嶽珪與嶽神論話信是雄爽然尚非極則語

第十三卷法秀施袈裟廻向寺領玉簫進玄宗事旣詭誕而末復及淫褻語殊乖本色須臾不暇

元魯山雖不爲僧服及作僧語而有僧行附紀之可也

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入蜀而守臣有與祿山偕反者其人曾爲閬守有畫象在路次玄宗見之大怒以劍斬像首其人在陝西首無故忽墜正史稗史皆不載最爲誕妄可笑大慧杲引之以證禪悟而知常復載之何也

第十四卷觀軍容使魚朝恩於帝前謂慧忠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即問忠何者是無明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

龔州入續稿

卷之五十六

十二

非衰相現朝恩失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其語與大通荅千頤惡風吹入羅刹鬼國一機軸然于能心拆而魚更起忿端于差勝耳魚與忠復有問對語太峻險且無大意味渠方威振人主恐忠未便作此劇折或其徒有粉飾耳

第十五卷清涼國師澄觀代宗大曆元年戊申奉詔入內敕譯華嚴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命河東節度使李詵迎澄觀入京同爨賓三藏般若譯烏茶國所進華嚴蓋再譯也十五年進號鎮國大師加天下大僧錄至開成三年戊午始示寂俗牒百有二可謂宿

德矣清涼得法於南陽忠徑一山斂爲人王所尊禮
然不聞忠國師之推轂江西一石頭遷而清涼之推
轂百丈大珠南泉西堂藥山歸宗故當別有意也
第十六卷大顛折韓昌黎書係僧羅僞撰吾前已辨
之

柳子厚少年急功名不自檢猶無害晚途遠宦邑鬱
侘傺至死而爲神以恐喝求祀望阿脩羅趣且不可
得豈可以其作綺語贊僧媚佛而諄諄錄之也

知常有論謂周武廢教時沙門犯顏抗爭殆數十人
及唐高議沙汰而惠乘玄琬知實法林等皇皇論爭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五十六

十三

引義慷慨亦見法門有人大曆而後祖道旣興吾門
雄傑盡趣禪林至貳業議廢教而稍能持者僅知玄
一人而已雖上意不可解大數不可逃而變故之際
無一辭可紀亦吾徒失學之故也尋知常此語太麓
生然亦未宜盡廢宋宣和世亦然

自十七卷以後唐時宗門伎倆幾窮賴趙州臨濟別
作提掇警策一番五季而後法席愈盛作者林立第
覺諸大德徃徃自學問中融脫得來雖辨才無碍天
藻秀發而能踏江西頂透曹溪髓上者吾未之多見

也

了元雖詩僧尚有葱嶺氣息洪覺範則一削髮苦吟措大耳

陳隋之際焚身有崖菩薩者其人甚奇事甚備而此不之載

政和帝旣訕釋教於宣德門觀燈為一麗眉行童指斥殆無可對隨而杜口雖炮烙刀砮雜下竟不得其一聲鐵圍山叢談夷堅志皆詳之而此亦不載

張無垢九成居士中龍象也與妙喜若一人而今絕不之齒豈有所不足耶

張無盡求臺諫要得呵佛罵祖與司馬二呂諸賢放

弇州山續稿卷之五十一 十四

對正是擬作無佛論時識見也後作護法論便與蔡元長別乃知佛力不可思議耳晚歲倏然事外未必無得吾嚮者疑之過是不見屠兒廣額耶

又云朱仲晦少年不樂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昭昭靈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

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則是言也禪者諛大慧而借朱先生為重之言也朱先

生生平無書不讀所坐正於鑽故昏無出頭處果爾豈所謂晚來未必了了者耶

宇文虛中為宋使金至翰林承旨久之以忌者搆其

欲結南客殺虜酋舉族燒死今云壽百八歲無疾跣
跌援筆朗吟而往豈實錄也其詩所謂英名留付世
人傳當是被僂時怨筆語耳於釋門何與

所載李屏山鳴道集其掎擊閩洛時有得有失而序
之者湛然居士移刺楚材也移刺即耶律遼姓之訛
音吾嚮者甚嘉楚材之功而疑其用處有佛圖澄僧
稠意今果然耶將爲釋子後身也

劉元城曰孔佛之言相爲終始孔言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
人第孔以三綱五常爲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百廿六

十五

端又云所謂禪一字六經中亦有此理達磨西來禪
語大行佛法弊矣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某之南
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
於此事不得力吾常謂元城在元祐黨最爲傑然投
荒萬里垂暮年而節不挫膚色不少變恠其定力之
所自今了不諱賢於諸賢多矣然坐此不得收理學
籍噉孔廟狍鬻老先生者涑水公也涑水心行幾希
閔子卜夏然於死生處恐不如元城了了

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已又曰八馬皆誤也其制詞
稱名班彌恒拔思憂其文始全而賜號曰皇天之

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
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蓋自有釋氏
以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焉者也心印不如達磨神
足不如圖澄開敏不如羅什記臆不如一行不過小
持法呪唄而已而猥被世表之寵秉華夷釋教之權
不亦幸哉

薛禪帝一商胡也雖不通經典而亦有闡合處大約
胡人入主中國得佛教雖不能止貪而亦少可止殺
阿闍不可無世尊阿育不可無麤髮若琉璃若太武
則未如之何也矣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六

十六

題笑道論後

老子化胡諸經既見斥於道藏不復見而乃見之佛
藏甄鸞笑道論中蓋一亡賴黃冠所作不學寡識之
故也惜笑之者尚未盡耳中言周幽王時將尹喜化
胡隱首陽山胡王疑焉始鑊煮之而不熟老君大瞋
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胡王方伏令國人
受化髡頭不妻授二百五十戒老子遂變形左目為
日右目為月頭為崑崙山髮為星宿骨為龍肉為虎
腸為蛇腹為海指為五岳毛為草木心為華蓋乃至
兩腎合為真要父母又文始傳云至劇賓檀特山中

彼王以火燒之水沉之老子在蓮花中誦經如故于
求哀悔罪老子乃推尹喜爲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
事無上道王從受化尹喜遂爲剎賓國佛號明光儒
童又廣說品云清和國王與其妻造元始天尊所聽
說法皆白日昇天王爲梵天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
爲妙梵天王下生剎賓號憤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
法師須化度之乃托生李氏女胎八十二年剖左腋
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游化憤陀王爲
沙門成謳 曰釋迦牟尼佛化胡消水經與文始傳
畧同而謂尹喜推老子爲師玄妙篇又云老子入關
矣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五十六

十七

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
日剖左腋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
何可樂者然則爲釋迦佛者老子也尹喜也老子之
先世妻也又老子序及文始傳云道生於東爲木陽
也佛生於西爲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
死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僧見天
子王侯不拜象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
令拜者爲臣寮干政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僧會不
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生生須食
也僧會持齋以王死死不食又女人當節食也僧獨

卧以女人當守一也道士聚宿男故無制也又化胡
經云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為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
守塞常憂因號男為優婆塞女子男為加夷所掠又
憂其夫為夷所困因號女優婆夷又化胡經云下古
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
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為信求世世
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又化胡經云老人化罽賓却
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托生舍衛白淨王宮吾
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經更
與前相矛盾也化胡經又云喜欲從瞞瞞曰若至心
奔州山人續稿卷之百五十六 十八

從我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
至心自斬七頭將至瞞前便成七猪頭其父母妻子
故在噫其乖舛鄙俚淺陋不經若此不唯不足辨併
亦不足笑也

弘明二集後

弘明集者梁釋彥棕述廣弘明集者唐釋道宣述也
大要與黃冠諍角以掎擊拒開為功姑取其衛教而
已而不計其辭之憤與夸也棕公所述多東晉宋齊
人語既不能暢其筆札而於所覽西竺文言亦淺鮮
口若吐而吃指若舒而掣者蓋理為辭窒辭為理困

攻固非輪守亦匪墨如是而已若宣公述則緇衣諸
賢承梁武弘法之後其書盡出而脩辭亦漸暢第姍
詈誕慢不特彼教之所不堪承而我古先生亦爲之
噦嘔矣其佳者不能勝陳琳之檄張湯之案而拙者
則一村社閔計耳彼黃冠又其下者無一息猶龍公
派何足與辨也尋宣此述與續高僧傳可謂篤信好
學不可謂之知道也其志於釋門立功名其事則史
其文則藻於吾儒蓋鄭康成范甯之倫不可與望濂
洛關閩也余因妄有所評若達磨而下諸祖其造類
孟子智顛類朱子而皆勝之永明壽業可與朱子埒
而大勝之大慧杲性質類程叔子學類陸子靜而微
有低昂此語出兩家故當皆不喜然自有識者

虛一書觀世音大士行實後

至內道人即虛一子其名爲惟燈不知何許人也始
王學士元馭得紫姑仙乩法於關西老儒有所叩輒
應而中鄙之不復秘惜偶傳於吾鄉季穎其始至或
稱鐵拐李或稱純陽呂或張果或俗所謂八仙者皆
集而持壇之僊則恒曰虛一子亦或稱虛一真人云
權詭幻變種種其始布沙而乩運之令人識而轉錄
未久則或寘帚於案忽不見已而勿復見焉則蒲帚

矣所談亦時時有意誼而書法則或類楷又似篆又
或似古隸而皆不成字其所稱仙名非一然皆一人
筆也六月初余偶以高麗繭二小帖乞之即持去已
而累從余索 曇陽仙師篆筆弗敢與九月廿八日
復約於季穎之父觀察公所授余其一帖即所自次
觀音大士述也按大士緣起行願始於無始劫觀音
佛而現於見在釋迦佛位佐阿彌陀在西方極樂國
而慈憫徧於娑婆界故之合藏不聞有所謂妙莊王
及王女名妙善者豈千劫中一劫內事耶然妙淨三
十二應土應以女身得度者即現女身而爲說法此
弇州山續稿 卷之百五十六 三

事容或有之且使閨幃之內人人能去貪痴持般若
亦大士之所不棄也獨惟主內翁得道丈夫子不當
習委巷俗夫語作筆墨觀耳若其文辭之雅緻固可
誦而篆筆道勁駁駁闖李當塗徐騎省藩三月功力
頓爾得非曾見我師宅蹟耶神人道殊其不易究測
如是因識其事於末

文待詔脩竹堂寺募緣疏後

萬曆壬申今陸司空與繩爲曉上人謀復修竹堂寺
而問疏於余余得學人語數十應之今又七年矣而
曉公從文司諭休承所見其先待詔徵仲修寺疏墨

跡蓋前正德壬申歲也曉公異其事以誠請休承亟許之而示余屬題其後竊惟瞿曇老師有授記懸識之說而澄誌諸大智承之以顯示化跡今待詔非能預識者余非能洞因者其爲疏語何以距一甲子不爽也豈所謂釋證者故有合耶曉公自安居後能於一切大覺前爲吾與司空結龍華異日緣見待詔吾四人當破顏一笑也卷首錢叔寶補畫王舜華古隸署題及休承不妨於九品外散花矣

題手錄曇鸞法師傳後

吾師自今歲元旦神游有所化度而徃徃自題曰曇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六

廿一

陽子蓋 聖師朱真君所命也僉謂曇者 世尊雙氏之一而師又首見度於 觀世音大士及觀所注金剛楞嚴維摩諸經皆超然妙解以爲能兼綜二氏之精義而一之至臨化之頃普諭四衆謂即曇鸞菩薩轉世度一切有情而衆始恍然若啖火棗而悟三生然未有舉曇公事者淨居多暇偶閱續高僧傳至第六卷講義部遂能悉之因畧刪其蕪易其諱而書以示同學者按曇公旣已納三藏留支戒焚陶貞白所遺仙方奉十六觀經證淨土矣歷千餘年而復出人間世現女身而爲聖師上足豈蓮花坐下有所少

怠於無量壽佛之旨而小示謫耶不知曇公之復爲曇陽子正所以明大道之不二與去來出入之無碍耳貞白禮鄮縣阿育王塔表勝力菩薩稱而曇公奉十六觀後尚著調氣論而傳所稱有對病識緣語則在當時已顯然二教之合而其徒乃相評訟如宿讐言不亦可歎也耶又宋比丘宗曉纂樂邦文爲曇公作傳而中云師正持誦次忽一梵僧昂然入室曰吾龍樹也所居有淨土焉以汝有淨土心故來見汝師曰何以教我即應聲曰已去不可及未來不可追現在今何在白駒難與迴言訖而失師以所見勝異知時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一百五十六

廿二

至矣即集衆感陳教戒因令高聲唱阿彌陀佛乃西向瞑目終按續高僧傳僅稱公示疾不載此事將無宗曉欲倣西方化而傳會之耶抑碑中語耶夫龍樹聖者也不應作此膚語而其文亦與六季不類聊志之以示傳疑云

百八歲老比丘像贊後

余爲秋月師像贊可十月而始以像來因據而書之時庚辰之嘉平臆望日也更半月師壽滿誦彌陀珠數矣記佛脇生以至背痛之日爲壽僅八十歲或云七十九而嗣稱祖者獨阿難與達磨最高而自後法

門者宿西竺東旦徃徃有之然自大期而上則僅屈指數也今按滿百歲者則有惠秀那連提黎耶舍小過是者阿喜那單道開百二歲者澄觀百七歲者二祖慧可百八歲者靈坦日照百十歲者帛僧光法藏百十一歲者那爛陀寺戒賢百十七歲者佛圖澄百二十歲者道房趙州之從諗百二十八歲者嵩岳之慧安百三十歲者僧械僧羣行遵道仙加一歲者二祖阿難百三十八歲者廣州圓明百五十歲者東土祖之達磨百五十五歲者圓寂百五十六歲者菩提流志二百七十歲者三藏鉢怛羅三百餘歲者僧景

法喜六百歲者純陀三藏七百歲者殊迦國大林菩薩八百歲者中天竺達摩掬多千歲者西竺長耳一千七十二歲者西天寶掌今師臆比於法藏僧光尚遜其二然自茲而徃尚繩繩未艾也佛法不貴長年而貴得悟悟則七歲龍女不為少不悟則億劫天壽不為多今以世理觀師我得如師足矣以出世理望師師詎可勝我而已哉勉旃勉旃

手書真際禪師十二時歌

右真際禪師從諗十二時歌是百十二歲前於趙州觀音院作多以其庸陋俚俗非師語余獨謂為不然

寒山拾得猶不能揜大士面目今掩之盡矣居然一
退院頭陀耳明潭老師百十一歲吾不知所詣於趙
州若何老境彷彿近之因手寫一通寄師却下一轉
語此十二時歌會否會則菩薩於異類中行不會則
凡夫實際耳

題趙松雪中峯老人行道歌後

中峯老人行脚歌真得游戲三昧第謂不學趙州上
門尋謔似小過也趙州竿木隨身要勘破天下禪和
子本相出聖入凡不可蹤跡老人昂藏先尺軀圓頂
巖巖踏尺二革履所至人天供奉當輸一籌耳松雪
弁州山人續稿卷之百五十六
居士為老人入室上足每得法語輒不憚傳寫所謂
人間合有數百本此其一也余嘗見其大洞玉樞經
墨蹟於浙東一薦紳家與此結構正同不必置雌黃
也

跋四十二章經

右四十二章經摩騰法蘭自中天竺携來以梵書紀
梵音至吳興趙承旨孟頫乃以漢語作漢字要之能
受如來心印作東震旦功德先後一也承旨精八法
咄咄逼晉人而此書尤道媚蕭散有王會稽父子風
若能乞精手如章藻拓作石木二本榻之則尤我如

來千百億化身之一證也得之者慎無和爲筐笥間物哉

趙吳興小楷圓覺了義經跋

圓覺了義經是婆伽婆入道三昧趙文敏爲中峯和尚書之以資管夫人冥福宜其結法之精圓熾潤如此也書至文敏是如來壽命品不可思議非復圓覺脩持時矣吾家弟有文敏法華六卷行筆草草骨似勝而肉小不足此卷舊屬於鈴山氏今落梁溪吳子可謂得所近於惠山道中匆匆見之今得再展恍忽如蘇長公踏五祖道場且熟且疑至跋尾始了然老弁山人續稿

卷之百五十六

廿五

衰之態可歎也

趙吳興手書圓覺經後

余於錫山道中華生出此卷見示乃宋帝之絕佳者獨訝其結法之圓熟而波發過媚運腕少弱擬於吳興猶在疑似之際再爲華所強漫爾署題別後忽忽記得曾見此跋於吳興木本蓋書於行書圓覺之後爲管夫人營福於中峯禪師而中峯爲梓之仍手跋法語於後偶遇章仲玉道其事仲玉色沮謂一飛鳥偶得吳興與中峯一札言送經事蓋真蹟也因乞仲玉作此小楷贖本而書木本之跋蹟之吳氏子得五

十金而去余因失笑老年鑒賞破敗若此而王百穀尤甚然吳興木本更自廓落無奇真龍似龍何常之有所歎者末俗之狡狡而已

嚴文靖臨趙文敏四十二章經後

少保嚴文靖公故精八法第於魏國趙文敏公書不甚規規效顰今觀所摹文敏佛說四十二章經墨妙譬之周昉貌趙卽始得其神彩情性固公臨池之力深要於此經有神解冥契者故不覺其轉蜨中鵠之妙至此也公雖不名佛其操行制念與此經六甲慈平實鮮不合者眉山氏謂范蜀公爲學佛作家而自

弁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五十六

二十六

託臨成都講堂帖爲得右軍三昧則文靖公哉經云以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大報恩公之子有焉

王閣老書佛祖傳燈偈

王元馭閣老舊嘗爲空山果上人書佛祖傳燈偈而云前七佛以爲劫前久遠未可據也不知自釋迦如來至達磨皆用梵天語今裁作五字等之諸經偈皆非文言之故實第其理無二耳止入一衲一蔬粥朝夕羯磨元馭尚虛其徧現沙界於收攝處未盡渠擁官錦袍墩大官膳日坐朝堂拮据萬幾乃不虞收攝乎哉噫徧現中有收攝羯磨中乃作未易言也余

誤入元馭網於此際未暇勘破唯有歸從果土人而已

劫鉢圖後

余所聞鬼子母劫鉢圖宣和秘殿所藏後有趙文敏吳文定沈啟南諸跋爲宜興吳大本物歸之陸太守全卿後入分宜倖相家至藉天府今亦落人間矣陸公復有元朱君理所摹絕精轉之顧馬湖孔昭後有顧及張銀臺二跋則余所見也余以大藏鬼子母經考之微不合故跋語不能無異同後得寶積經證之乃知此圖之有所自也第二經皆佛語而不相蒙若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百五十六

二十七

此韓君世延出示一本其真吳氏物耶抑摹本耶而位置嚴密精理入神無毫髮憾語有之蘭亭無下品信然哉

陸植圖外

爲人示想雖然此亦未可知也

